

通鑑答問卷第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康為諸侯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為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曰

春秋書王曰天王言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書曰天

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

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夫君臣有義天之所叙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

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

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魯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

年也天王使宰渠伯來聘魯桓弑君而立天討不

加乃使冢宰聘之春秋名其宰以見貶然猶有望於

天王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榮

叔來錫桓公命篡弑之罪終其世不誅惡稔而自斃

又追命以寵之是謂壞法亂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

書天言瀆三綱而蔑天道也不寧唯是晉曲沃以支

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弑晉侯篡晉而有之凡在官

者殺無赦莊之十六平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範

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于左氏傳而春秋不

言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晉史所無則春秋不得

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

晉蓋周之失道也曲沃篡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

命然德安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殉貨利以殺彝倫

君臣之義大泯亂幾何不為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

接迹於天下夫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桓之

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

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

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恒晉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

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

文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終也春秋因

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

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筆絕而有通鑑

焉天叙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余是以著

莊僖之始亂而慨威烈之不復振也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

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

氏也及朱子為綱目之書綱目春秋目依左氏以經

法為史法聖人後起也綱目者猶心司馬公之

法為史法聖人後起也綱目者猶心司馬公之

法為史法聖人後起也綱目者猶心司馬公之

編年參以朱子之筆削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義以讀通鑑其庶幾乎或曰朱子詩云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孝孝信忠厚無乃述先幾何也此胡氏讀史之言也或曰胡氏謂三晉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急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之惡彰荀躒出會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乎曰晉悼自蕭魚服鄭志滿而怠襄之十四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

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為溴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至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為也春秋特書之出公之奔齊公之廢其幾已兆于此崔杼弑君襄之二十五年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若能執崔杼戮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春秋書同盟于重丘傷五國之紐解而亂賊之網漏也季孫意如出其君昭公在乾侯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之三十二年也君之臣晉不之罪躒也與之為會昭公終於不納晉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亢不秉將亂人弑君不誅

逐君不討不知冠屨易位還自及也定之十三年趙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鞅寅吉射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絳春秋書曰晉趙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也胡氏謂王之命之蓋不為己人君監此謹於微而已矣謹微者易所謂早辯朱子所謂先幾也賈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起於微眇嗚呼可不謹哉劉向曰六卿分晉謂范中行知趙韓也范氏士會武子始為卿至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桓子始為卿至文子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而分其地四卿霸晉

國之政智氏荀林父之弟莊子荀首始為卿首之弟孫文子躒躒之孫宣子甲生襄子瑤魏趙韓滅之魏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為卿絳之孫襄子曼多曼多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新趙氏趙盾之後成子襄始為卿襄之子宣子盾盾之立孫簡子鞅鞅之子襄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韓萬之後獻子厥始為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侯處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亡以世卿也故曰權臣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

卷一

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歟之服未除即以銅料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幾於殄絕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為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為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為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蜂蟻朝暮何足算者

論古人而不切已省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而吾身心奚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便須充拓惡念一萌便須剷除凡為孝弟忠信為禮義廉恥為剛毅木訥為寬大樂易為矜義之君子如堂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凡為邪說暴行為合怙忿怒為巧言令色為操切刻薄為喻利之小人如堂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禍福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趨嚮審好惡方為有益

王海本開卷一

簡子使北繆為晉陽

或問簡子以晉陽為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孫之貴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夫子行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邱墮賈使夫子不去魯則成亦墮三都皆毀而公室彊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晉夫子之功也趙鞅亦晉陽以叛地形險要鞅以為董卓之郿焉王敦桓溫之姑孰使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已也私其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咸尸輕稅此

氏行私惠收民心之術也絕以春秋之法何足美哉
執殺鳴犢空其國無若子以補其君豈曰能賢莊子
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
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于史墨墨曰魯君
世從其惡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斯言非為季氏
所以箴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
不奪不饜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
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
若贅旒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
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

三言上

晉陽卷一

七

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宴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
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
敗于鞌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代曹以重丘人之
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瑶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
之智果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
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耻以有為
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慶女後如脫兔
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

其顛覆宜哉然不在大康穀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
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瑶不能用而載
在簡策可以為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
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
為過戲者有心而為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為善
學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
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悞
二字盡之違智國之諫見其悞求三家之地見其貪

三言四

晉陽卷一

八

以悞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
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
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耽梁於康莊奮爪吻以搏且噬
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害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
以怒之驕敵者其害速怒敵者其害速襄子舍長子
却鄆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
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
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計未聞以水

政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毀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為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為汾水戰國策以為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啻而喻如矢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晉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綿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貪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為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伐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澠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惜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漢馬不感於心南唐之臣有獻危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氓海四百里大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忤也湯武救民水火

之為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為不仁者之戒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十六才子之才才難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云乎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書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才古所謂不才子也焉彼用豐舒以三雋才而亡荀彧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性無不善才稟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佞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為君子小有才而薄老悌輕仁義弃忠信捐廉耻終為小人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焉得賢曰傳謂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誼謂反君事讎非也攷之戰國策豫讓事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于楚事見晉語讓無秦厥祖吳胡明仲謂讓無所為而為義實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彼背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規我

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十一

王海峯卷一

十一

或問朱子曰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為師子方言行亦可攷乎李克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于木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于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真稱子方之為人孟子云古者不為戶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攷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聞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

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何為溺於音而聲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儆也無乃說而不繹歟莊周言子方侍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子此寓言不足據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才而驕猶不足觀曾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待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文侯不說子方為擊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文侯曰善擊誦其言而請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

十一

王海峯卷一

十一

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優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藹然可挹文侯之賢亦洙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效之不自久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小相則曰成

樂可此功之所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宣特
霸哉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
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號為好儒不相董仲舒
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吁文侯
其賢哉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
高

或曰鍾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
五鍾右五鍾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
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

各縣卷一

十三

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
皆應注謂黃鍾在陽西五鍾在陰東蕤賓在陰東五鍾
在陽以周官攷之正宮縣四面諸侯軒縣去南面然
則諸侯南面不縣鍾而左右之鍾其制一也春秋傳
曰歌鍾二肆則十二鍾皆全矣凡樂先奏鍾以均諸
樂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本
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懽下則剛
而不亢文侯謂左鍾當下而高所以為不和也或曰
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禮御尊幾聲
之上下警備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諸侯

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則天子諸侯之
警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乎掌樂之官則律呂
清濁既和且平若聲音之高下警師之所察非人君
之職也平公飲酒鼓鍾知韓子在堂曠也大師也不
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不正也是耳目心
之樞機也耳之聰不審於官而審於音則為聾矣耳
之不聰心安得正此田子方所以進規也豈唯鍾哉
騶忌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
也琴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居左而絃下猶宮為君而
其音濁也陰居右而絃高猶商為臣而其音清也在
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
中以按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為泰故曰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本周卷一

三

鹽生原高澤州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璜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是何也曰旁招俊
列于庶位相之職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用人之
法也魏成所進者賢魏璜所進者能此璜所以不及
成也李克辭不別白意有涵蓄魏璜始雖忿然不悅
既而釋然遂謝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
下足以感魏璜蓋其心有道知是學詩者也子

傳曾申申傳李克師友淵源深於溫柔敦厚之教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晨風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藹然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者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豈多亦奚以為

又侯以吳起為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為將將以才不以行歟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即六軍之帥也大國三卿即三

言十

音問卷一

十五

手

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即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禮樂詩書為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樊遲之為右有若之與攻吳皆闕里之高第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干木談詩書于內吳起樂羊執干戈于外搢紳介冑已判為二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為吾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為人三綱幾絕求忠臣於孝子文侯豈求之恩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淮

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尋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為迂闊之空言其端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已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為白起之殘暴不義者將而為章邯之賣降噫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吳起學春秋者也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申即曾西也曾西不

言五

音問卷一

十六

為管仲真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既虧它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詭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尚書也學者不可不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為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訓也鄭聲之惑人若是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為成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

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驟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夫子惡其亂樂，蓋傷雅樂之廢也。烈侯賜歌當田，政荒而賞濫，相國之所當諫也。公仲連稱疾不朝，將以悟烈侯，未知所以救其失也。番吾君一言而進三士，格言至論，薰陶涵濡，而烈侯之非心邪念，冰融雪釋，與正人居，其益如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之番吾君，趙之縣大天也。公仲連虛心以從番吾君之言，烈侯虛心以聽牛畜荀欣徐越之言，相有進賢之美，君有改過之美，進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盡其道，可以為百世之法。諸葛武侯以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進盡忠言，為攸之禕允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聲王

或問史之書盜何始乎？曰：春秋襄十年，盜殺鄭三卿，書盜之始也。盜賤者也，戕其君自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始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以見世變之愈降矣。蔡猶曰小國，楚六千里而君臨之，盜肆行無所忌，其臣無孔父仇牧以孰何之？君子謂楚無人焉。若猶有人，千乘之國，公宮有守旅賁有衛，孰敢齒馬斃芻者，孰

敢致難於君乎？為君者得道以持之，臣民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何可戕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便居側媚罔有昵比，則能守其身以守國矣。

安王

號山崩壅河

或問號山崩何以書？曰：國主山川，幽王之一年，岐山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為天下記異，故不言晉殺梁，傳謂壅遏河三日不流，天下之大變也。自是王室夷于小國，所存唯蔡與號諸侯，眇

監生王梅刊

答問卷一

大

之委裘弁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至是號山崩，周寢微寢滅不可支矣。號山在今陝州陝縣臨黃河，是時屬魏為河西之地，魏將為秦一國之異也。然非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變動於下，周將為秦，其兆已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子微諸侯橫大夫僭綱常淪數人紀不立，志壹動氣，山川其得寧乎？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田和求為諸侯王

許之

或問史記世家田恒曾孫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

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
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大子在魯請討田
恒而哀公不從試泮之罪不誅篡奪之勢已成康公
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為
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篡立者為之請於王威烈王既
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
疆國七大夫之篡立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
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
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紀綱辨上下謹履霜堅
冰之漸則田乞田恒不至於弑二君康公不至於食
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

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
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脩德于己設險于國二
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
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號
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
脩德固敗亡之迫地險不保而曰吾脩德而已校焉

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子曰武侯失於
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于曾
子故能為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
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
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襄山河非無
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釐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
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
脩孰大於是釐且父為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
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

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為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
文者呂氏春秋以為商文其事迹無傳焉商文以主
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
奪雖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蚤定及其沒也二子
爭國韓魏合兵欲兩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
亡可踴足待也未知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
去也唐褚遂良言於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親
屬言於宣宗以未定儲副為憂終有承乾泰之爭

歸長宗實之鴉擅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
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為相讓吳起而逐之起去
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日以
削則公叔之為也進賢無魏成知賢無李克文侯之
業至武侯而衰商文無深謀豫計而虛言自矜未可
以為信也

列王

韓滅鄭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處分晉氏之地獨取成臯
段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

本向卷一

二十一

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
取鄭矣以春秋攻之成臯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
決焉晉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臯夫嚴邑之險其
能國乎韓之徙都即鄭之都也今為鄭州之新鄭然
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
國既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戰國時
受兵之先莫如韓范雎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始
於韓以執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絕矣取陽城
負秦而周亡矣取滎陽成臯而韓納地效璽矣秦既
滅韓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之禍始

於得鄭故曰得者喪之端

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於諸侯猶衣服之
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
魯號為東周禮而朝于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不朝
而言如是則天子之尊儕於齊晉楚也至於叔孫得
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
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矣
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魯君可勝誅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國

止

二

二十一

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觀魏趙韓之無王披善
於此矣齊晉舊君皆食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
乃收其城三晉不特靖公之沒廢為家人奪其城而
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
一分天理如大冬閉塞厚陰蟄蛰而一綫之微陽尚
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絕其遷善此忠
恕待人之意

顯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級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微哉安安而已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殺人之多莫慘於秦自石門之戰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萬無辜斷天發聞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而隸五家魯仲連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變於戎周公所膺也其捕刈黎萌若廣人之禍禽獲氏之縛草相繫之杞其克永乎秦既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

答問卷第一 二十三

夫嚴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武王命曰尋干戈糜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計是賞暴也有是毒燎虐饑如烈火沸鼎生民之類幾盡蓋始於此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武王慎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刻之法爾古之為政者不求法之必行也三王法令落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如流水之原順民心也

令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合人情否乎步過六尺者有罰并及於道者被刑順民心否乎易之革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法始伏犧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堯見西方而鞅入秦為妖芒以掃滅帝王之迹伏犧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為名也鞅豈有信者哉詐魏公子卬襲而虜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徙木之賞愚其民夫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教民以厚

答問卷第一 二十四

民猶趨於薄鞅乃教民以薄侯之入不孝出不悌父子天性也而別其居告訐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敝借鉅取希色父許母閭閻以公棄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禮義廉耻之維蕩然幾泯知有法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介冑夫之貴而不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經已為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并牧廢誦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既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衛鞅之法人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鞅為法自禍不

足論而以鞅為師者滔滔也士苟賤而為秦之士吏切憤而為秦之吏民抵冒殊扞而為秦之民悲夫

申不害于韓昭侯昭侯以為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韓非學刑名法術而為慘礪少恩鼂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為隋直刻深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為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秦之李斯

各問卷一

此五

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忠雖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於是行督責益嚴一言喪邦秦之亡也忽焉此國脉之斧折民命之董喙人心之靈賊邪說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相申子而國治兵彊也英明如漢宣亦好之刑爵為周召法律為詩書漢自是衰故為君必法堯舜為政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誅於前鼂錯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焉道甚大余

懼學者夸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生民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軻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世家云惠王數被兵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曰不為曰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流行充塞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眾寡不知有惻隱羞惡戰爭不息惟利是謀而仁義之言絕響孟子不得不拔本塞源深排而力闢之仁義之效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奪可謂深切著明矣仁義人

各問卷一

此六

之良心利者良心之根莠大學明辨於末章孟子致嚴於首簡不但世主不寤而學者存良心而室利欲有亦鮮焉仁義有大爵之榮放利有多怨之辱宜知所擇矣習俗移人波頹風靡合汙自賤廉恥道喪雖人誦七篇家習大學口耳聖賢之訓身心市賈之行童子正誼明道之言皆嗤點以為灰塵記曰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為此懼學者欲學聖賢當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為君子喻利為小人為善則辨之徒為利則瞞之徒人之為人以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為人乎欲為物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此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河南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通池二穀皆在境內韓之阨塞周之屏蔽也地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危下陽舉而魏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周之不競久矣綿綿延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楚觀兵而問鼎晉表戎而伐潁猶畏君臣之分而不敢謀顯王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三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

卷一

秦本紀

七

武勝於是秦多然自大駸駸改物然而惠文雖拔宜陽未遽取也慎觀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願逆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秦以取蜀未暇也報之七年秦武王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惠文之遷而三川之齒寒周之亡形矣甘茂謂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通典云南北西三面峭絕天險是為形勢控扼之地六國唯韓最弱宜陽拔則上郡絕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

通從橫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噫周之興也諸諸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戎先叛秦亦變於戎出之亡以戎報之亡亦以戎夫子是以有微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篡立者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何也曰春秋吳楚皆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僭齊魏罪之首也是時齊疆而魏弱魏惠東敗西喪之餘去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遙名越號以逞其志又改元稱一年見于竹書紀年蓋以張疆大之形蓋遠

卷一

六

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王室其子首為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祖矣自周穆之東曰穀其遂眾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云者交相命而相推長是為霸者之始今也齊魏之相王是為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興霸圖亡而侯僭世變至是而極中夏胥為夷矣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志驕氣盈猶以王為卑也報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而致東帝之號于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其帝秦噫胡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斁披披籍籍至呂政而不止亂給惡熟至漢而後定嘗

謂春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者於七國當以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蘇秦合六國從

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為妾婦之道而不及蘇秦則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蘇秦在所取乎曰石林葉氏謂蘇秦舉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為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公聽之必先為衡說以噓六國幸燕文侯適合而從

本國卷一

共九

說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之事勢非取蘇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而離蘇秦之說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不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為迂然仁義之交為可久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此蘇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僅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盟會不膠漆而堅

信誓不金石而國我為湯武彼為桀紂率親附之民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畏乎彊秦漢之初與楚至彊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董公一言五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于漢孟子之言不用於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孰謂仁義為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蘇秦洹水之盟遠矣

慎觀王

楚趙魏韓燕代秦

本國卷一

共九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彊兵謀以賢而藏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為盟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為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藏矣近而七國遠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於左社秦為不道猶然有存兩周兼六國之志荆楚猾夏未若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冢若脩爾車馬傲爾師徒武遏亂略以世家教之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歸齊獨後年表通鑑書

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也以賈生過秦政之
有宋衛中山亦不書無益於勝力不足書也易之師
曰在師中吉而從長乃闇弱之甚也懷視齊桓之霸不
其遠乎又曰小人勿用而約從乃變詐之蘇秦視管
仲之謀何其謬乎又曰師出以律六國當協心以擯
秦一齊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之同力江黃之來會
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敗英雄如連雞不俱俱
是目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斃於齊張儀誅於魏衡
一人之說行從人之交散詩曰謀猶回遘何日斯沮楚
懷一誤乎商於之款再誤乎藍田之襲三誤乎武關
之誘辱身僨國自蹙危亡況能主從約哉善用之則
師直為壯雖一旅可以勝不善用之則衆散為弱雖
九國無能為

吾國是

此一事

通鑑問卷第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報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或問燕昭可謂賢君歟曰復讎天下之大義也記禮者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寢苦枕干弗與共天下此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為之王忘錙而戊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悲文侯之命無哀痛之辭周書終篇而春秋於是始若燕昭之為子可

書南卷二

謂孝矣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祖之業昭烈得一諸葛孔明而信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持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齊齊雪先君之恥而一洒之天衷以任人紀以立豈唯戰國之賢君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齊之稷下聚游談以徵虛譽焉耳昭王誠孝之心招徠感動而真賢為之用湯之於伊尹桓之於管仲尊德樂道將大有為昭王蓋庶幾焉昔者夫子作春秋正人倫存天理深罪魯莊無父而婚其讎楚昭圍蔡稱爵見蔡其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矣夫椒之戰復父讎

也非報然也則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故春秋之義至燕昭而益明彼齊襄公何足以語此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或曰趙公子成不變服是矣終不能固所守何歟曰晉俗之變於狄久矣春秋傳曰晉人無信又曰晉人虎狼也又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風俗於此可見蓋晉戎狄之與鄰邦戎不暇自曲沃兼宋國穀公好攻戰竟之遺風無復存者晉分為趙漢志云趙北迫近胡寇民俗樸樸好氣為毒自全晉時已患其樸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

書南卷二

上

趙俗既如此重之以胡服騎射純乎狄矣昔者晉獻使申生伐虢落民衣之皂服而我服已變晉兵毀車崇卒以數秋于六國而車乘已變此胡服騎射之漸也春秋載齊古戰國之時變古者以古追不可行先王不足法於是二帝三王之制度蕩然無餘秦之變法也甘龍爭之衛鞅則曰反古者不可非趙之變服也公子成爭之武靈則曰事異而禮易皆是今非古之論也公子成始也不變而終於變從君之欲而失其守易所謂不拯其隨者歟然公子成已賜胡服趙文諫趙造又諫破原陽為騎邑牛贊又諫而武靈之

意不可回蓋自公子威之從君始諸帝堯舜之衣裳
變為具帶師比矢成周之五射五歌變為鞍馬控弦
矣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未聞驅民於左衽也武靈能滅中山而不能弭沙
丘之禍匈奴在庭戶而胡貉起於關圍為越患者非
要荒之狄也天子緩頰使而急蕭牆孰若脩身齊家
豈于古訓釋外虞而防內患哉說命曰事不師古以
克永世匪說攸聞

魏冉為政威秦國

或問秦強大之國權移於魏冉而惠武二君不能保

答同卷二

妻子何歟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卑必
有內憂故形勢之遷不如道德甲兵之威不如紀綱
高城深池之防不如名分秦不脩此三者唯魏食六
國是謀是以戰勝於外家亂於內令行於四境譽於
於閭門不仁之禍及其妻子太阿之柄授于權臣魏
冉是為穰侯昭襄母辛氏之異父弟也魏冉挾威震
之威熏轅一國執若探湯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
之妃歸于魏其君兄弟皆殄滅之卒如漢之元后得
如漢之鳳翥不唯冉之無君而暴嬴不善之報亦彰
彰矣它日蒞臨之說行逐冉於關外獲全要領幸也

君子之論謂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夫不賞私勞叔
孫昭子所以為賢何取乎援立之功魯公子遂弑子
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書之為亂臣賊子之戒何取
乎災害之除余是以竊取春秋之義以正魏冉之罪

屈平

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鑑掩
日月之光昔人嘗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編年
之法至通鑑而始復若屈平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
之見取其於春秋懲勸之法若有未盡用者此朱子
綱目之書所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

答同卷二

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昔
者商書終然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
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其子以正四自獻以
其忠而夫子謂之仁屈平楚之同姓諫而不聽郢將
為遷而東門將無不忍宗國之顛覆而從彭咸之所
居其後三尸亡秦亦流風遺俗有以激義繁也朱子
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
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
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雖未
及比干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于先王矣劉

敬賣宗國以微利達揚雄與之同奔朝而不耻也
乃議屈子之湛身正道湮微薄俗爛倒殉利者為是
死義者為非設淫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藉
口噫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通鑑垂白注楚辭亦有
感而作者春秋書孔父仇牧苟息三大夫以教為臣
之忠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蹈之聖人復起必從朱
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辭歸齊王隘之予
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獻地歸為王齊使車五

卷二

王

書

十乘來取東地慎子曰王朝羣臣皆令獻其計工良
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
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
之言告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
日遣昭常為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
於秦王曰善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
歟曰蘇氏古史載之讀通鑑者可以參攷鮑氏謂慎
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優乎嘗謂世臣者封建
之根本公劉居豳君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民書云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夫家晉之九宗遂之四氏皆大

家巨室與國同安危共存亡相維於不墜楚有三閭
曰昭屈景皆王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雖曰王無
行而發兵自守屈原亦止王母西懷王不用其言秦
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目欲立王子在國者昭雖以
為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頃襄王遣昭常
往守之遣景鯉索救於秦三姓皆忠於楚是社稷之
臣也昭雖之忠與屈原同而頃襄之立亦昭之謀也
東地之全昭常景鯉之力也四臣者真所謂世臣矣
古者世臣必有家學漸濡禮義之訓習聞忠孝之道
是以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
同之楚既亡而頃襄世為楚將猶能為國效死至漢
初昭屈景猶存而從之關中則根柢深固可見矣後
世若江左王謝有唐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
為之奉鬻蓋盜黨賊為斧斤以斷其國利藪樂亡恬
不之怪故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或問肥義從君於晉不能先幾豫謀以止公子章田
不禮之亂及亂之作拱手無策而以死繼之不可謂
智曰世衰道微每生失節者多殉義忘身者寡若肥
義者雖未可謂之殺身成仁亦可以愧臨難苟免者

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肥義殆庶幾焉義之言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又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噫不食其言其猶晉之荀息乎春秋書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荀息為襄齊卓子之傳肥義為子何之傳其君皆託以子而能守信而不渝壹志而不貳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使肥義在春秋之時亦在聖筆之所取矣魏明帝託孤於司馬懿而懿背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背

本朝卷二

七

之反覆傾危棄信義如土芥則肥義其可嘗乎初公子成之不肯變胡服也謂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似非真頑無知者聖賢禮樂之言出於其口而沙丘之弑主父與李兌同惡是故口道先王心為盜賊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為法觀乎公子成知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于秦

或曰秦之無道楚之不競司馬公之論至矣秦疆而楚弱楚何以能緩振乎曰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遂國四族足以殲齊有興衰撥亂之志報不共戴天之讎

何事不立甚矣頃襄之無志也屈平忠宗國者遷之江南子蘭誤懷王者以為令尹信讒害忠良其能如燕昭求賢以雪耻乎楚人憐懷王如悲親戚頃襄為人子當寢苦枕戈以終其身乃遊蘭臺馳雲夢般樂怠敖其能如吳夫差使人立於庭不忘報越乎有自立之志則荆楚之士必有脩戈矛與同仇者秦雖大何畏焉昔魯莊公忘桓公之讎娶仇人之女春秋書曰公如齊逆女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吁頃襄何其似魯莊也三綱不可亡五典不可泯有以國變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用

本朝卷二

八

之楚直秦曲勝有自分且身與社稷孰重曰社稷重社稷與人倫孰重曰人倫重去人倫無天理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況楚國乎疆弱以理不以勢頃襄見事勢之弱而不知義理之彊也

宋滅滕

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言問喪禮為國問井地當時以為行聖人之政自魏文侯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法也以成敗為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黃二國書滅胡氏謂

得正而斃焉於禮合於時為不幸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為問孟子對以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以齊人將築薛為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又以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為問孟子對以大王去邠以守勿去請擇二者而與之蓋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不取必於智謀之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攷左氏傳滕章魯國服乎宋以美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

三

卷之三

九

扶天理正人心云

滕下齊七十餘城

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濟全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為篤論曰太初之言浮於實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毅亦管仲之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燕昭舉國以委毅將雪耻於齊而築宮師勵行或於怪迂之說入海求僂其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湣暴虐而燕伐之此復歸弔民之師也王蠋在畫邑則齊以屠邑式商客聞者如是乎燕之報齊非以為利也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入于燕昭王以齊國獲以歸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此無異齊之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毅不鑒焉使騎劫不代將毅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舊君而立其子即墨大夫效死非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并易能也堅晨之難毅其能凝齊民之心乎田單忠義憤發堅守二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以待其自歸也非繼二城以明信義為王業之本也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是故齊國復立以人心之已回二城不下以田單之能守論樂毅者至朱子而始定雖然毅雖未為仁義之符

卷之三

十

豈戰國之善用兵者所及哉此漢高帝所以求其後而封之也

樂毅韓趙

或曰樂毅之韓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劇通及主父假讀之未嘗不發書而泣蓋毅於君臣之義處之密矣趙王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噫美哉言乎此毅之名所以千載不朽也世道薄薄倫數士會晉之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正

賢大夫也奔秦而為秦謀晉河曲之戰會對秦伯欽捷更駢之謀譎趙穿而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楚巫臣之誘又奚足焉君臣之典叙於天而人之太倫也戰國之士朝從暮橫汗賊反覆標里疾甘茂向壽為秦之臣或黨於韓或黨於魏或黨於楚知遠之它邦者乎此義不明叛君要利習以為常漢末袁漢盡呂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其開望諸君之風而興起者歟

田單復齊

或問太史公附王蠋於田單傳後而不為立傳殆非

春秋褒死節之義曰忠臣杜稷之衛古者三綱五典以為守不以堅甲利兵之疆禮義廉恥以為國不以余城陽池之險故一士可以抗百萬之師一賢可以回一國之勢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為之倡者衛之復也倡於弘演楚之復也倡於沈尹戌漢之復也倡於龔勝以一身倡天下之義莫不風動雲合而從之前賢謂田單之復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之功也太史公推本其事而歸之王蠋其意深矣意者我書數以懲不武書數以懲不執其矣齊湣王之無臣也向子軍敗而亡達子軍破而走王蠋眈然一布衣不食齊祿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凡析圭償爵者於是發憤激憤投袂枕戈以殄殲乃鮮蠋為之倡也繼之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即墨大夫而田單得以成其功義之動人也如是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身名節崇禮教重倫紀厚風俗立國之根本也

田單攻狄不下

或問田單之功偉矣功成而量已盈何讓曰朱子有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齊桓矜於葵邱而叛者九國晉悼怠於蕭魚而伐秦不濟屈瑕狙於蒲騷之役項梁驕於再破秦軍而閻伯比宋義知

其必敗志之易滿心之難持也夫戰以氣為用有一
驕心則其氣餒有一怠心則其氣惰功名之累人如
此田單以三里之城而能興齊以全齊之兵而不能
勝狄魯仲連得於眉睫之間以為有生之樂無死之
心蓋已默察其心矣想其大寇若箕黃金橫帶其外
揚揚其中索然無餘何以戰何以勝使田單能如范
文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勇功
謫焉若愚所以為深智也退焉若怯所以為大勇也
操存此心持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銳
無敵於天下矣於秋乎何有蘇氏曰為將之道必先

治心

秦拔郢 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始都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之
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
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郢都舉若
振稿然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
道故也嘗攷左氏傳莊王時庸人帥羣蠻叛楚麇人
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若我
出師必懼而歸遂城番棄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本國卷一

十三

申微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為君克勤以修
其德故能霸中華昭王時吳入郢王奔隨既反國有
師陵師皆敗令尹子西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
郢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為臣克忠以脩其政故能遷
郢都蓋謀徙阪高郢將危矣吳之入郢郢已亡矣轉
危為安運亡為存君臣交脩之有道也頃襄志驕
嚴莊辛謂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馳騁
乎雲夢之中不以國家為事白起謂恃其國大不恤
其政羣臣相妬諂諛用事良臣斥跡百姓心離城池
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頃襄之急荒君臣之驕惡
於斯可見其失國速矣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湛而
願進兮妬被離而鄭之此所謂諂諛用事良臣斥跡
也雖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君心也物有絀而不
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此悲回風之所
以作千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頃襄之十九年
獻漢北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郢都西陵上庸房陵也
鄢郢襄之宜城郢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二年
遂拔郢都落難已燒堂與其能守乎都邑國之根本本
既先撥一徙陳再徙鍾陽三徙壽春既失郢而投龜
塞之外其二徙都如蒙鳩之巢繫於蓬蒿待亡而已

本國卷一

十四

國必自戕而後人伐之其頃襄之謂歟

范雎說秦王

或問范雎信為傾危之士乎曰書云惟辟作福作威
戒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
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犯上千主其罪可
救乎許實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
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
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遭緣季
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許王鳳也鄭侯
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以是

卷之三

十五

觀之范雎言穰侯無君而逐之亦為過也薦用白起
之功未足以贖穰侯文后之罪取剛壽以廣陶邑特
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履霜不戒納約不
聞塞忠諫之路孤人主之勢此劉子政梅子真所為
流涕太息也范雎其可厚非哉然而羊后之廢則非
也子不可以絕母雎豈不親親考叔茅焦乎昭襄不
能防微遂虧孝道秦無儒矣何足以語人倫

楚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黃歇之謀也太子即位以歇
為相然則相可以貴私勞乎曰相非實私勞之官也

昔者楚有蘭子文為敖子囊子木為令尹皆一國之
望楚以威疆諸侯服焉頃襄去郢都於危亡考烈之
立也當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
舊恩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
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黃歇扶功震主既得淮北
十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二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
持其權陰疑水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
敗去陳徙壽春不能扶其傾楚危若贅疣乃就封於
吳陰為竊國之謀羊耳為黃亂巨賊子所未為而歇
為之若歇者楚之大盜爾荀卿大儒也為其蘭陵令

卷之三

十五

十六

亦不善擇木矣成相之篇曰春申道繼蓋論春申
行事若此道焉在哉說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
之嗣驚驚已不祀矣楚亡於女戎非秦也春秋之法
當書歇曰盜歇不足論也荀卿枉道失已惜哉

孔子順曰秦為不道義所不入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轅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
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目自
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展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
與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
為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潤張儀

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鬪是急是以魯仲連寧蹈東海不為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矧孟子懷仁義之道子順為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之郊乎而卿嘗入秦矣猶以無儒而不留也昭王謂儒無益於國坑焚之禍已萌牙於此時詩書雖未焚而棄禮義捐廉耻無復詩書之化豐鎬忠厚之俗一變而為西戎鷙悍之風豈足以稽天下士哉至賢未嘗不欲道之行而去就行哉惟義所在子順謂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世子之家法也在漢如臧如霸亦能守而弗墜謹述

卷二十一

七

漢書卷二十一

毛遂定從

武問毛遂定從於楚可以却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鄢郢秦已玩之於股掌之上考烈之元年魯邑平秦自使其國猶懼弗說其能救與國之急乎平原君乞師議從久而不決楚君畏秦故也毛遂按劍激之從今始定彙者六國之從踰年而解九國之師仰聞不進今以為憤之楚欲杆虎狼之秦則非敵也春申帥師以當王敵則非將也是時諸侯交臂事秦問之齊則不與趙要失問之韓則上黨路絕矣問之魏則止晉鄙之轂而

欲帝秦矣一楚合從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僅無親公子奪晉鄙兵以解邯鄲之圍趙其殆哉舍辯說之事而考事迹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為趙國之重春申並起未嘗有却秦之功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力也嘗謂毛遂片舌之強抗楚則有餘存趙則未也

自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恐不行杜郵之劍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業暴安民而已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國同並以能救亂除害非以毒天下也吳起商鞅戮於前報虐以威有天道焉白起嗜殺家甚

卷二十一

十六

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此矣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趙國以戮之為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者秦也秦高能永其天命乎其後項籍坑秦卒二十萬作俑者白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暴而為之者亦幾於東城殺人之多乃所以自滅爾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以為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志謂報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有容民畜衆之德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無敵

報三倍秦

約從以秦

或問周禮亡而與諸侯約從何其謬哉曰韓非之書
謂周去秦為從其年而舉是周滅於從也曰倍秦曰
去秦為從則報王嘗事秦矣揚子云周也羊秦也狼
諸侯亦羊也約從其能存周乎報王之計謂坐以待
亡不如攻之可哀也已左氏謂王貳于虢王不可言
或此謂三倍秦王不可言倍周之亞名猶在諸侯之
上天下謂之共主作者當存君臣之分朱子綱目
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此春秋法也文中子曰
周禮其報於天命平周之長世有禮以維持之也齊
晉二伯以尊王為名六國之強畏大義而不敢犯秦

卷之二十一

十九

為不道切周以不祀然自此七年秦之君始絕始
皇稱帝以前海內無主三十五年禮之為國與天地
並信矣按皇甫謐曰漢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
此秦王入秦之年也周亡而代秦者生於豐沛天祿
秦廢監觀四方惟聰明神武而不殺憐作民主吁此
天之所以為天也

秦昭襄王

范雎蔡澤

或曰范蔡抵巇傾奪以取相何以克有終曰二人
雖未可以言明哲而智是以身身夫相非久居之官

也以寵利居成功伊尹取之周公卜洛惟曰明農太
臣違退之瀝也沈諸梁老於葉陶朱公汎舟五湖房
玄鑒不吝權亦曰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也賈生
曰奪者死惟竊福威之柄操之而不釋苟容持祿為
張禹胡廣患失喪邦為李斯林甫小則身名俱辱大
則家國俱危可謂患矣范雎鑒于穰侯主眷既衰亟
思變計蔡澤倂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翩然謝
事棄富貴如脫絁澤也激辭請託權相印而得之然
心耶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為雖謀也澤克踐其言雖
數月而免歸免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

卷之二十一

北

且而范雎升而枯彼蒯家覆餗者曾二蟲之無知張
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

莊襄王

遷東周君於陽人聚 莊襄王

或曰周克商而微子封於宋西周既亡矣秦獨不
存東周之亡已乎魯周公之後也將亡之楚餘威猶
及泗上乎曰秦知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
韋謀之盡入其國蓋不韋封洛陽利東周之地而滅
之也楚考烈之八年黃歇為楚北伐滅魯六國表云
取魯封費君於莒至十四年乃滅蓋封莒之時曲阜

亡至是并其奪之資以備北而欲兼有其地也
漢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雖人所以自塞也善
惡之報各如其事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祀樂
文物之所萃也不韋歌路率戎蠻以捕刈之東周亡
而柏翳之秦為呂魯亡而融之楚為黃二盜臣亦
珍歟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
與天地日月相為悠久大國之存亡美與焉
始皇

趙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
李斯
李斯
李斯

用李斯計以趙辯士齋金玉遊說諸侯離
其君臣之計秦多與趙璧巨郭開金使
言李牧欲反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
金勸王朝秦

或曰秦以賄賂諸侯以賄亡賄之敗人國甚矣其
君之不明與臣之不忠歟曰賈生言聖人有金城屬
廉恥行孔誼之新致也世之治也廉恥興焉世之亂
也廉恥衰焉國家之害不在城郭之不修兵甲之不
多而在上無礼下無學不有奸貨無總干貨寶善之
所戒也會侯多藏貪人敗類詐之所刺也取部鼎鼎

衛寶范勒賂而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春秋
之所貶也賄賂之害于戰國風俗之壞極矣梁惠問孟
子曰利吾國而已蘇秦相六國曰位高金多而已應
侯之散合從則以金公孫開之間田忌則以金馮且
之閒昌他則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亦以金周君之易
溫園又以金利欲橫流趙者謂倒此秦之計謀所以
行也使戰國之君昭德塞違志守度而便變不能
感其臣公耳志私酒醉其心而貨利不能誘雖百李
斯計練之策將焉用之遠郭開后勝之徒為身而不
為國也國為墟則貨可保乎其後張良之於秦將陳
平之於楚君臣高帝之於陳項將皆用此術人心不
正見利忘義國亦曰殆哉故國之脩短在風俗國之
存亡在義廉恥之衰興不獨用金計也

初并天下

或問六國并於秦其無人以距秦乎曰秦自秦公以
後蠶食六國謂漸吞滅之如蠶之食葉然六國非無
人也用之而不終言之而不聽也魏有公子無忌嘗
率五國之師敗秦於河外而以讓廢趙有李牧嘗
破秦軍于宜安走桓齮又破秦軍于番吾而以間誅

楚有項燕世為楚將陳勝吳廣儼其名起事猶足以
民心齊有即墨大夫請因三晉鄭鄆之已收晉楚
故地以入臨晉武關而建不能用唯韓魏無人焉韓
非之說秦乃欲覆其宗國荆軻之謀欲以一七首
斃呂政二國豈無人哉所以非其人故也韓亡而有
張子房猶為有人也其後六國皆復立唯韓後無間
韓廣滅秦為王皆非燕之商賈蓋秦以太子丹之故
盡滅其宗也太史公曰燕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
之烈邪邵子曰周同姓諸侯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
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而不隨韓趙魏齊楚較
利害

卷三

六

利及事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
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年天下事未可知也秦千
載之下猶疾呂政之無道聞召公之不祀而欲燕之
存此所謂民之重秦好是懿德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之論詳矣竊為至當曰
乾坤之次也曰建侯封建之法與天地並立至秦始
變夏山有言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君用民之力不滿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
民有餘力而項秦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大與之為怨家
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以是觀之封建天下之公也
郡縣一人之私也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未
見晉山之言乎文中子曰無定主而貴之以忠無定
民而貴之以化謂郡縣之政也無定主則志不一於
君無定民則心不純於國上羊用人比屋思歸大澤
一呼龍戰虎爭三十六郡轉為盜藪中令之權奪於
密絕四川之壯南陽之縣不走則降三川之由會稽
之遙莫保要道如大無振風搖新拔重以兩名議決
隄防易之蓋陰中國體之城郭溝池以為固秦無一

善問

六

焉一旦魚爛瓦解解字內橫潰開門無結草之限藩垣
無折柳之無秦後廢帝雲擾死者以國量之漢之舊
昔者秦漢周代設生民之禍有是乎夫一秦後夏
共而君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後晉郡縣之
故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特十國以
不墜矧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墜若以秦
為公天下是譽秦跡為仁義也揚子謂秦之有司負
秦之注廢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使黔首自實田

蘇問自實田云者杜佑謂阡陌弊而為隱數具然乎曰

決裂阡陌自商鞅始然行於秦而已諸侯自秦戰時
井田之法已壞晉作爰田則實象以田易其疆域
魯初稅畝則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
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為田洫而四族皆喪四
子產使田有封洫而溝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欽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面而戎車是利則疆域廢矣管
仲作內政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林藪澤之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林藪澤之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林藪澤之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林藪澤之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林藪澤之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林藪澤之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林藪澤之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林藪澤之陸阜防維井田墮於齊焉書十田以山

卷之二

共五

王道之始魏惠王以為王孫文公問井地平夏之行
六國多強國皆異政則兵強矣而西無常主遠地流
難而戶無土著是以為自實之令以振其弊非但秦
民養并之弊也周制步百為畝商鞅更以二百四十
步為畝其地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三故以
此誘民耕而傾鄠國乃始皇并天下水大半之賦田
租二十倍於古法如牛毛頭會其氣黎元高馬忘樂
生之心適成之徒組縷白挺望屋而食中令不從
其能傳之實四乎古者制土歲民十夫有溝不墾
者正八家同井不校比而均閭里有版經故有

一行而天下皆失子曰如生民之有師也
之法可也後世聚斂之臣猶有宇文默之括產曰呂
惠卿之行不實是不師先王而襲墨子也

燒詩書百家語

或問李斯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有卿之高談是
論有以激之此蘇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師歟曰荀
卿著書其失有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思
孟子也此其失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
荀卿其猶其志之事曾子與吳起無行而曾子絕之
然則荀卿絕李斯否乎書禮議其篇為斯問秦四世
多事

卷之二

共六

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
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
義者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
之所以亂也李斯薄仁義而以法為便荀卿已知
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為政以法穆公問曰
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為政由余笑曰此乃中
國所以亂也穆公賢由余而用之矣以詩書禮樂為
政亂之具矣李斯焚書豈非有所本祖商鞅之變
法謂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
至昭王時子思不習於詩書焉得不廢乎李斯相

始皇于是誅儒之名棄其所學達君之惡以然其欲
所謂以便從者何有於荀卿之學哉其焚書也因
博士淳于越言秦周封建而斯以為三代之事何足
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爾章荀卿之論激之乎昔者
程子之學之醇猶有邢恕陸棠板其師者焉君子不
以高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罷侯置守盡滅
三代之遺惡言殷周遂并其書掃除之阿意順指以
荀一時之言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迷儒而學由商
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
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

荀卿卷二

九七

而教之書盜權借賊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
矣淳于越所傳是為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為毛詩張
蒼所傳是為左氏春秋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未有
稱述者徒以李斯為荀氏之疵吁孟子設科來者不
距豈以竊譽為哉哉

院諸生

或曰秦既燒詩書籍偶語儒服不復游咸陽矣焉得
儒而院之曰天地開闢人隱就有儒而入秦者乎秦
無儒久矣侯上盧生謂始皇剛戾自用未可為求仙
藥二生方士誕妄與徐福為儔故伍被云殺術士非

儒也遷怒諸生納之陷穽以杜天下之口子產曰豈
不遽止然猶方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譽諫者
耳蓋美重心萬民愁怨四海沸決而莫之告也扶蘇
進諫而監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防儒始矣博士
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猶在而號為儒者影
滅跡絕兩生隱于魯四皓遷于商山子房匿于下邳
董公召王鵬飛冥冥以避矯矯之害居鄆高陽智謀
之士淵潛不見所謂備員之博士不過叔孫通諛諛
之徒合之流爾然焚書之律峻矣而孔壁之書淹中
禮由伏之亡制實之心秦之法不能禁也誹謗謗

荀卿卷二

荀卿卷二

九八

言之罪嚴矣而泗上亭長有文書如此之志吳中
少年有彼可耳而代之言秦之亂刑不能加也吁亡
秦者非胡而亡於沙丘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
壘上之耕夫禍秦者非六經而禍於上蔡相申韓者
責之一書壞秦者非謗言而壞於楚南公三戶亡秦
之一語呂政亦愚矣哉

二世

更為法律益務刻深

或問秦之苛法始以商鞅要以李斯終以趙高刻而
燭刻深而益深何不仁之極歟曰古者議事以制民

魏李悝始著法經傳之商鞅連相坐之法造水吏之
誅於是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
過過者謂之妖言極於斯高而民不堪命漢雖除秦
苛法而蕭何次律令不過櫛櫛秦注而已秦有十失
其一尚苛路溫舒所以言深刻殘賊之敝也秦雖亡
而流毒餘虐至漢未衰者武吏有賊吏有禁吏有猜
禍吏有搖度吏有故往吏有憂惡吏有牙舌焉吏
以治得民累如是乎罷錯有主秦始亂之時吏所先
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
其末達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疎皆危外內咸怨蓋

不仁之禍自疎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望愛之事
見當以重法矣德三代以仁得天下其法莫之行也
秦以不失天下其法不盡改也聖王不能無法而本
之以道德不恃法以為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其
苛虐素反斯高皆無遺類可以鑒矣而漢猶以法律
為詩書亦何便於治哉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桀紂失其道而保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
雲蒸卒亡秦族以涉擬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

之虐如在湯火中陳涉亦秦民之湯武也
 反正莫近於春秋陳涉起事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
 蒙更生涉為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未為過或曰匹
 夫操天下存亡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但徠石氏
 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
 呂望不忍叛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
 紂紂之民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起兵以
 誅秦豪傑矣夫是以聖人不敢侮於細細言寡蓋不可以
 匹夫特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乘驕民也昏君庸主以革莽視民以繩承視民以
 三十七
 卷同卷三

雖改吁此言至矣秦既并六國所畏者命也獲之却
之不知小民之為敵讎所憂者家謀詐之從之不知
寡傑之在刪畝不寧唯是古者士傳言庶人諱言王
諱道人徇于路以采詩無或敢伏小人之愆爲小人
憲法詈汝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
鉞屠天下之口荒民深怨積怒不宣之於口而蓄之
於心是以一蹶而不可禦春秋書梁亡心昏耳目塞
來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定鑑削去怪神之書闕遂澤中斬蛇白帝幸

赤帝子所殺非怪也通鑑昌為載之綱目亦在而師
制何歟曰漢高帝以仁傳天下非以奇怪也果以奇
怪則魯魚故端何以終於覆亡也柳子曰休符不予
符于其仁焉有取焉或曰班固謂斷蛇著符旗幟上
赤而干火德則信有符矣曰五德之運於干部衍古
未之聞也始皇用其說為水德而尚黑馬在其為
白帝子也不取也皇之尚黑而取金公之兩金不義
於信乎文帝十三年公孫目言漢當土德明也黃
龍見遂明土德議改服色武帝太初元年色上黃最
明也則漢用土德矣果有赤帝子之符焉為文武之

本朝

本朝

時漢高祖以為言也文勝質則史其出於史官之
節明矣光武乃用火德是時尊儒議崇示伏於是始
以白部去有說也蓋司馬公亦不子矣於刪削而
曰周等火德有赤鳥之符其然歟曰此今之蓋書之
言也古之不出故董仲舒述之亦帝之蓋猶周之
赤鳥歟異端並起以董子之醇儒猶惑於受命之符
夢圖其言焉漢四百載之祚八關三章之約三之仁
其之言也矣以語怪為邪公濟謂高帝一竹皮冠
曰野不食也祚卒能除其暴其印之無一不義雖
武有愧也史但稱術蛇者存謬矣

周市迎魏公子寧陵君各為王

或問周市其有罪乎房之平手曰若臣之義天與民
舜止夏臣靡之立少康忍移之以子代宣王可謂
忠之盛矣太史公謂三晉多權變之士然節義之士
豈少哉之國之君授手于秦呂政自矜其功曰寡人
遷暴其言也周謂諸君血之仇也天澤一呼六
國再立若魏周市之立無陵公韓張良之立橫陽
君成其忠相以也而寧陵有難易為橫陽之立也良
說項梁即從其言則其初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
之市曰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因請終辭之其志之
長也

本朝

本朝

聖若此近齊陵君於陳五反而後陳三遣之虛位四
月立以為一其力之微善此市之言曰天下昏亂忠
臣乃見此歲寒之松柏疾風之勁草然章邯破魏周
市死之臣死之義也魏王為民約降既全其民而
自焚君死於仁也嗚呼陳魏後晉周鼎之奉秦王
業梁王琳之奉宋王恭其開周市之風而興起者
乎忠臣義士不幸無成天也其心則對越在天而無
愧君子豈以成敗定是非哉子房之忠昭昭如日月
若周市稱者鮮焉余之以發千載之幽光
通釋編答問卷第二

通鑑答問卷第三

漢高帝

漢儀王應麟伯厚甫

樊噲諫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或問樊噲之諫此興亡之大幾也沛公待張良之言而後聽何歟曰噲非謀臣也是以沛公忽而不聽微良之言幾於失天下矣湯始征葛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吳入郢而處楚之宮關公聞之曰焉能定楚與民同欲則興從己之欲則敗沛公始入關見宮室帷帳

三

李周泰

十一

重寶婦女處有留居之意此所謂懷與安實敗名者也未有以收秦民之心而先有富天下之意此心縱與吳楚宮何以異哉不惟項羽攻之諸侯誰不仰關而爭者紛華盛麗以樂極憂志驕氣惰心醉智昏其能戰且守乎孟子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沛公從諫如流還軍霸上三章之約除苛解嚴奉民獻享辭而不受若時雨降民大悅人心之歸天命之集也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華范增知其志不在小蓋定天下者存乎志秦於安樂則其志滿醜於貨色則其志充其滿其荒以志之小也志大則公乎天下不私於

一身為百世之謀不為一時之謀范增善於用敵樊噲會武矣也凡沛公之失而進諫辭嚴義正范增之風乃與子房不約而合其識遠矣頃有一范增行燒秦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增也然無一言以諫視武夫之噲猶不逮況可以抗子房哉漢有人而與楚無人而亡於斯已決矣雖然人心惟危至可懼也高帝能納諫於咸陽不能不樂欲於彭越置酒高會不備不虞大棄其師身危僅免噫同遊子遠周游于樂不役耳目百度惟正此帝王正心之德也惜漢之羣臣無能格君心者

三

李周泰

十一

或問胡文定公曰漢初張敖子房為韓彭張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然則漢王縉素之師假義而行其合於春秋歟曰大者天也其次君臣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示誅亂臣討賊子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書衛人殺州吁于濮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舉一事可見矣陳恒弑君夫子沐浴而朝

請討之於人倫之大變人人得以致討鄰國不討則為法賊晉之君臣能從夫子之言以正天地之經則道可復矣而莫之從也魏安陸君曰昔先君成侯守此地受天府之憲其上篇曰臣弑君有常不執戰國時春秋之法猶未泯天叙有典豈以世變改易哉項羽弑義帝負重不答之惡處走中原相與為賊師出有名而人心感動師直為壯而士氣奮勵羽雖暴彊漢乎司馬九伐之誅而黨賊之徒心寒奪利欲不亡得乎董公之言不但羽而已王莽

小南卷三

之其後夜大冠傷高祖之業杞漢臨天一失舊物晉不之哀左將軍信大義於天下武侯出師曰漢賊不兩立昭昭若揭日月以大綱正人倫明之教也春秋天子之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不信矣

韓生 鄧生

或曰韓生出武關之計鄧生取敖倉之策皆所以困楚而使之才分食盡也良平之智不乃此何歟曰天下有無窮之才人才有無窮之智惟平自用而能用人才者乃能合羣才以為才與眾智以為智趙奢解關與之圍而先據北山之謀乃出於軍士之許厓條侯

會陽之兵而右走藍田之謀乃出于道童之進涉信手才智之無窮古之人所以稽于眾謀及庶人詢于眾賢也方楚漢雌雄未決競逐於滎陽咸陽間迭為勝負謀臣如雲猛士如雨未知制是之策也出死棄捨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韓生取敖倉絕糧餉以飢其師其謀發於鄧生於是堅備之戰養銳以待其敵東馳西驚使之疲於奔命則韓生之為也陽謀之分太公呂后之歸國其食重運收城下之功則陰謀之為也二生之納說非難高帝之能聽為難楚兵困而漢業成始於是矣天下固多奇士而韓生

大南卷三

而韓下齊不免臨淄之鼎工於謀國而拙於自謀國無端也若韓生說行而身隱鴻鵠魚腹三王祖述焉魯連近蕭董公亦古之逸民與高於鄧生韓生者一言濟時救民而爵祿不嬰其心不可與韓士說客並論也吾觀集古錄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寶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義蓋韓生陳人壽塗之後良之遠祖也史失其名碑亦闕焉併書以補班史之

或曰吾觀之約已定良平復說漢擊羽約可背歟曰

此張子房之謀陳平助之而已秦滅韓殺殺樓陽皆
子房必報之誓也君臣天經地義之所在子房焉
謀所以為韓也秦將距境關既閉以利而欲延和
子房曰因其懈急擊之非失信於秦也為韓報秦不
可不擊也羽約分鴻溝已解矣東歸矣子房曰今秦
弗擊是自遺患非失信於楚也為韓報楚不可不擊
也子房美與秦楚不共戴天心併滅之以併其三大
義為重小信為輕羽也智勇俱困兵食俱竭一日
羽漢三亦不能遠渡而之憤矣故合信越之兵於固

本傳卷三

陸多助之至若行天關決勝城下獲
素出師之舉子房開行歸漢之心凡以為此耳昔者
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曰苟無衛衛
吾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通衛子貢曰盟可負
乎子曰盟我以盟非義也夫蒲人之盟猶可負則
聞說而後擊鴻溝約而再攻為君復讎也美哉
叔孫通起朝儀

或曰叔孫通所制儀漢史謂之儀法謂之禮品今可
改歟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天秩有禮也春秋
時吾不知禮也魯不知禮也去籍于戰國火于秦而

禮大壞矣叔孫通之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是儀也非禮也通豈能知古禮哉太史公謂秦兼
六國禮儀其尊卑相臣朝廷濟濟然則野分所習長
樂宮所行皆秦法也在易上天下履居尊居卑之尊卑
有常然而乾下坤上為泰上下交而志同尊卑未嘗
間絕也至秦尊卑君抑臣以商鞅之法廢周公之典若
體大且而廢其節尊卑德通臣其所受教底鳴之
賓共臣伐木之友其賢此意不復見矣諫之臣諸
臣唯頓首而請死而言為大水之示濟而三陽失
信為天地不交之否而天下無邦秦於此職此

本傳卷三

由漢可以監矣而械繫反於祖國故更貴於功臣賈
生有堂無陸之歎此叔孫通漢秦之罪也雖然通俗
儒也焉知禮自西晉之亂典籍泯絕而後自於上漢
儀十二篇禮滅不傳沈文阿所云其言不詳致享無
帛公生同堂鴻臚秦賀今亦不可攷三禮既引通所
作儀禮器制度唐初尚存今學者不知其名物也
三代之禮乎六經樂已亡而禮無全經雖漢禮與
不同學者有不得見之有志古學者所為發憤太息
也

陳平六出奇計

或問陳平六出奇計其事可悉數歟曰古之謀人本於正而奇生焉後之謀人出於奇而詐生焉正而為奇猶不失其正也奇而為詐一時之利悠久之害也夫子以正譎論齊桓晉文若陳平之奇亦晉文之譎歟以平傳攷之所謂奇計者大略可睹其間楚亞父也敵國相傾之術李斯尉繚之故智不足以為奇也其夜出女子滎陽東門也使無紀信捐軀誑楚平之計亦不得施矣君臣以義相接以信相孚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所以保又王家也偽游雲夢以禽韓信是教高帝以詐也君疑其臣臣貳于君叛者並起高

嘉靖癸丑年

卷四

七

帝傷于黥王之矢偽游之計實啓之至於平城秘計特救急之下策耳匈奴見羸弱而伏奇兵以平之多智曾不如一婁敬既無料敵之謀又無制勝之術至於危地而後為不得已之計作史者諱而不言以為世莫得聞其秘也乃所以為恥也舉四事而觀它可知矣奇不失正其唯子房乎平終身奇譎謀兵則有餘謀國則不足廷爭不若王陵之正誅呂不若絳侯之果其以功名終幸也

陸賈前說稱詩書

或曰詩書火於秦天下無誦之者漢興陸賈始以雜

說賈其為儒者歟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高祖不知學也當時言詩有齊浮丘伯高祖過魯其弟子申公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而高祖不能用也言書有濟南伏生教于齊魯之間至孝文時乃詔掌故往受之而高祖未嘗問也浮丘隱而不見伏生耄而後有聞此高祖不學之過也古者立教造士莫先乎詩書陸賈辯士也耳剽口誦而稱述之若二南之正始二雅之言政典謨訓誥之軌範帝王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賈何足以知之其言湯武以為逆取順守此戰國駁雜卑陋之說其著新語不過秦漢之失得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不以孔孟之訓格其君賈焉得為儒者哉挾書之律未除遊學之路未廣大風之歌曰安得猛士而已求賢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而已通經學古之士不在列也次律令申軍法定章程制禮儀孔氏六藝之傳不得與也孝文好刑名黃老而詩書以異端廢孝武有表章之名而詩書以空言廢孝宣有講論之名而詩書以法律廢是詩書之道未得一試所存者章句訓故爾漢終於雜霸道而士以經術為祿利之資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亦可歎夫

嘉靖癸丑年

卷四

八

易問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何以
為霸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
之其心則霸者之心也昔者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旁求俊彥登進後人武王詔厥孫謀以燕翼
子周公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者守
天下之道如此若猛士可與除亂不可與守成秦有
王霸之志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呂后之悍矣太
子盈之柔弱帝獨重趙王如意之類已遠庶之分
未定矣故趙在國國不在四方萬里之遠求天下之

卷四卷三

九

真賢實德以輔翼太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母后與政
之萌事無大於此者夫子緩頰史而急蕭牆帝豈未
之思乎且漢所招猛士莫若信越布敖功高猜貳相
堪夷滅轉信陳彭越張敖而動故人之誼亦不自保猛
士其可恃以守天下乎強如周昌不能留趙王之行
智如子房僅能致南山之老帝何以為歲暮之託乎
帝之謂有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
待賢人而成名夫周文之事非帝所敢望齊桓身後
之既帝亦念及此乎是以知王道悠久而無疆霸力
踐近而易衰此霸心所以為高帝累也君子臨大

而不可奪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非武猛者
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國國承家小人勿用一於用
猛士而不慮其太烈一於唐太宗誤於託李勣也漢
之大目知事君之義者一王陵爾而不能止諸呂之
不王亡日平勃之謀幸而成否則漢其殆哉

過魯祠孔子

或問高帝不備又學何以稱孔子曰聖人之
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阮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則
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
嘗一日無天理則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

本朝卷三

十

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
習禮樂誼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
國哉然則書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帝雖
不悅儒學然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天下之
仁三軍結素為義帝東伐此三代取天下之義其天
資膺合於儒儀有真儒者孟子者引之當道使之經
綸大經建立大本正家以法焉且以禮興起先王之
道文措之事業則孔子之道可以復行漢其三代矣
惜也帝之所用如叔孫通陸賈之徒兩儒俗學不能
以復致君三尊崇前聖之美意不得見於為治之

用蓋亦陳延諸臣論畢識淺不足以佐不風張宣
公有言高帝資質最優儒學相合而最喜學武帝
元帝景帝為喜儒而最與儒學相背兩者常相違而
之要下不被至治之澤漢無真儒故也

欲易太子

或問高帝從諫如順流至欲易太子何諫者之不
曰帝王正心之學不明父失仲虺詰成湯曰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謂制心者明天理以通
人欲使心有所制而不放肆也高帝欲易太子

卷之三

十一

千古而因於一女子之嬖欲以重代通大功易主而
本心難保人欲易流而天理難持一念之教墮天下
安危存亡之大幾也張敖叔孫通從容苦泣下旁格
作心於未萌攻心於未發而力爭於三無難矣若
而高帝之心不盡放也張敖叔孫通四老人帝悟然而改
創業垂統之初幸而無失雖不能正其心而本心之
明猶在也光武中興之君而以私愛易儲則唐太宗
之英武而廢立之際幾不能自決是又在高帝下矣

惠帝

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功民者

除按書律

或曰此三者皆為急務蕭何為相未之行也曹參
而後行之然則曹參不但守蕭何之法歟曰秦項
平張亂繼起蕭何知秦之敝而未暇革也曹參相秦
帝則天下既定矣漢之世蕭何為相未之行也曹參
之前行亦蕭何之遺想也自蕭何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為廷而民不知有孝弟秦法為長城之役
同有之之成頭會箕歛財盡力盡而民不知有由
田於是始孝弟力田者後其身自昭後置孝弟
力田二千石道一人高后之元年也置二孝孝弟力

卷之三

十一

田當自文帝之十二年也後孝弟力田元初元年
之詔賜孝弟力田賜爵元符元年之詔皆自是啟之
海內設官與於禮義縣此而致也自漢初起而任殘
賊之吏行督責之術漢興秩禁疑庸之議亦盡洗也
於是始省法令毋吏民者自時廢後除妖言今高后
之元年也除收帑租至令除排諂律文帝之元年二
年也除錢律除田租稅律成卒令又見于文帝之五
年十三年風流篤厚孝弟力田而致也秦律敢
有挾書者族高帝不好詩書尚公秦舊伏生之書藏
而不出漢高之詩私相傳習高祖之禮重公叔氏之

樂府注轉未始自秦書王是二十三年自漢武泰
至是十有六年歲書之集如除然守文之君常塗之
士鮮以收拾遺經為意河間獻王始得古文先秦舊
書周官尚書禮記之屬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
帝始建藏書之策其書之官成帝始陳發秘藏校
理藝文卿使入朝之初故博士官所職之書三章之
約併除挾書之津則口授不致缺謬壁藏不至斷爛
五三載籍之傳周孔制作之文不若是之泯也雖然
曹參能行此三者亦可以為賢相矣

張辟彊謂陳平曰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

答問卷五

南北軍 諸呂權由此起

或問李德裕謂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
其然歟曰辟彊孺子焉知國家大體為呂氏謀不為
劉氏謀也陳平畏死患失而從之不幾於一言而喪
邦乎平當危疑之際僅能以社稷存亡為己休戚何
至遽以兵柄屬后戚哉平功於謀身而慮不及國一
聞辟彊之言喜於脫禍而圖幸不暇恤焉料劉宗
如灰呂弗如湯平之罪大矣所謂大臣者從正而不
從邪為義而不為利平無所不從又具臣所不為也
呂氏之權陳平肯起之王氏之權張敖肯起之武氏

之權張敖肯起之三臣之罪一也師大可與事君哉
漢以南北軍相制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若唐
之諸衛也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為北軍若唐之左右
羽林也昔者成王之弱命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保及
齊侯呂汲以二千戈飛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發命者冢宰傳命者二臣承命者師尚父之子也兵
事之嚴防危慮患之密若此今也惠帝殂而名他人
之子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大臣始合苟容惟呂
氏之聽悉舉中外兵權以授之高帝之業且墮於地
誰執其咎以四皓調護太子之功議者猶謂軍中不

答問卷五

志

左袒則四皓之安劉乃所以滅劉也況陳平之從辟
彊謀身不謀國為呂不為劉其能免於首禍之名乎
異時誅呂之功不足以贖黨呂之罪董子曰為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雖然平不足道也王陵周勃於此時領南
北軍以制諸呂喻中外以高帝之威德孰不雲合響應
漢宗不至於幾亡矣惜陵勃之失此幾也

高后

議欲立諸呂為王

或問王諸呂之議王陵既爭陳平周勃又爭之其事

可以已乎曰非劉氏而帝者諸臣奉而君之然異詞
非劉氏而王者或從或否不係漢之存亡也其失在
於以兵柄授呂氏太阿在手孰敢嬰其鋒口帝而帝
曰王而王拱而聽之爾春秋魯國之賊皆先得兵權
而後動於惡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
之命公子慶父主兵伐邑於莊公即位之二年仲遂
總兵而出入把伐和會師救鄭始於擅兵終於無君
春秋書之為萬世戒呂氏將南北軍其為重慶父遷
之帥師也大矣陰凝冰堅異據偃然為帝何有乎自
焉之盟王陵爭之於末何益哉行威權兵末或不危
亡王莽之為大司馬竇憲果其何進之為大將軍不
防於微不辨於早威權既奪而國從之自呂氏始也
呂氏稱制八年無易主若委裘職諸王若刈草盡其
自斃產祿皆庸人平勃得以收其功不可以為又臣
之注

勅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

軍中皆左袒

或問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但有左右句也曰儀
禮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大射及士
燕禮皆袒左唯有事刑者袒右故觀禮云右肉袒注

云則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致之未則劉氏之計
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金之軍中於是皆左
袒而為劉氏效義我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六劉之金義
矣非以規人心之從違也高帝之餘澤在人者未遠
呂氏之餘威強脅而莫從北軍已屬太尉城父之兵
有為漢用矣南軍雖屬呂氏而無分兵之援至
殿門帝得入則宮中宿衛皆漢之兵矣齊王襄陽
子貢棠陽之將待變于外諸呂已為凡上肉故太尉
定入北軍猶張東之用羽林以復唐也將相同心
無憂宗或以左袒之令為非益未敢古禮爾

代王即位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廢中

或曰文帝入未央宮用自代來者撫兵柄不如唐
度主入禁也曰自世襲之不古而人君不得不然
下之大權有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夫子錄之為萬世訓兵者國之神器君之大柄福祿
惟辟征伐自天子出罔不世初詰爾戎兵張皇六師
雖成康之隆儉戒不忘況大變之甫定乎漢南北軍
在京師即中令掌禁衛始也權移於呂氏今又權移於
大目平勃雖忠然與處常異常時則君臣之分定

權在上而不在下有變則大臣擅立君之威不亟收之則君弱臣疆之漸將不可制文帝夜拜宋昌以收兩軍之權張武行殿中以收禁衛之權乾坤開闔風雷迅厲一夕而軍國之紀綱以正君臣之堂陛以嚴雖有示人不廣之迹其意則天下之至公也帝之比舉若私於用親臣實所以全大臣故平勃皆以功名自終若宣帝之待霍氏光爲大將軍子爲中郎將兄孫領胡越兵壻爲東西宮衛尉假其權以養其惡優之乃以害之然則文帝其可輕議哉

文帝

嘉靖庚戌年

春開春

十七

有司請蚤建太子

或問文帝元年有司何以即有建太子之請曰太子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高帝初爲漢王二年立子盈爲太子此漢之家法也以高帝之豫定猶牽於如意之愛惠帝繼嗣不明遂有易姓之變稱制之僭厥監不遠有司所以固請也呂獻可諫行議建儲貳之賞謂漢史載豫建太子但云有司不著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言之是公於天下賞之者私於己也蓋漢俗近古上無私恩下無貪功與後世異矣然文帝知豫建而不知豫教周勃灌嬰知爲竇氏擇師

傳而不知爲太子擇師傅也用智慮之術所習者刑名逞博局之忿所尚者刻薄賈誼選端士正人之言聽之藐藐也帝王之學不傳而垂裕詒謀視詩書所稱有愧焉文帝天資粹美豈大臣無以格其心歟自漢而下人君以建儲爲諱若唐之宣宗後唐之明宗其終也官寺擅置君之權宮闈起稱兵之亂是皆不學之過也古者不諱危亡賈誼謂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文帝不以爲諱彼諱言建儲者其能長有天下乎文帝可謂知爲君之道矣

嘉靖庚戌年

春開春

十八

還千里馬令四方毋求來獻

或問文帝却千里馬而不受四方之獻其後人給家足衆庶街巷有馬然則一馬之還可以致天下之富歟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西旅貢獒召公訓十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文帝之詔與聖王之事古大臣之訓若合符節昔者穆以八駿荒晉以小駟敗楚以兩肅爽幾亡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平公恃之以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夫受一馬之獻若未爲民害而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四方聞風爭以珍奇中

其欲急荒厲速由是而生愁怨離畔由是而起此屈
之所以上虞也武帝因大宛之馬窮征遠討發卒十
八萬及其軍還入玉門者殘萬餘人得善馬數十匹
而已所重者畜馬所輕者民命人君可不謹所好哉
吁文之設富武之虛耗可以鑒矣昭德塞遠以誅無
百官文帝有焉此帝所以為仁也光武以千里馬
其克紹祖烈者歟

問一歲決獄錢穀

或曰史獄錢穀動曰不知平曰有主者然則平為知
治體歟曰為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急其

李開卷十 十九

事而不知者非也諫其重而不諫者亦非也周公作
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一司之牧夫言刑之重也
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言財之重也惟刑與財
各有攸司而周公實治其要司冠蘇公武敏由獄以
長王國周公特告太史以為後法重民命以培邦本
也無逸之戒以萬民惟王之供常貢正賦之無橫
歛也一刑或誤民生必傷一費不節民力必困周公
實徒曰論道經邦褒理陰陽而念不到此哉夫一歲
決獄可以見法之繁簡俗之厚薄一歲錢穀可以見
國計之盈虛黎元之息耗此真宰相之事勃之允文

自不知其職平方責之廷尉治粟內史是亦未知其
職也獄寬而放紛財聚而愁怨其可理陰陽順四時
乎明刑協中非皇陶懋遷於民非禹稷而曰卿大夫
各得任職可乎當是時秦之餘俗未改公私之積可
痛平為大臣莫之有憂也知治體者漢相唯魏相而
已四不與聞迎賊災變輒奏言之且言風俗尤薄殺
父兄及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不曰責在廷尉也奏
事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不曰責在治粟也蓋陳平之
言其流弊特為王衍房瑯之清談矣王制曰大司寇

李開卷十 北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又曰冢宰制國
用之於歲之抄王制者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也是
至宰相之職愚謂文帝之間為切問陳平之對為空
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
為廷尉

或曰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史謂孝文好
刑名之言吳公之召宜以刑名之餘習歟吳公薦實
而史謂誦明申商亦有合歟曰按公卿表孝文
元年吳公為廷尉三坐張釋之為廷尉致之本紀元

年收帑幣相坐律令二年除訪談言之罪皆吳公
為廷尉時也秦之苛法密網至是盡滌皆有刑名之
看哉循吏傳稱吳公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
而民從化豈可以學事李斯而議其疵哉吳公之
繼以張釋之益孝文天資寬厚欲平獄緩刑曷嘗以
刑名為治哉漢朝之德唯實主其言權勢法制人主
之斤斧不能不難於申為吳公稱其通諸家之書非
以明申商為之也吳公雖無傳而康平不疑為循吏
之首其在廷尉如陽春之解陰凌斯民生意既利而
復善政無赫赫之名所以為實無荀卿之徒有李斯

賈山上書

或曰賈山借秦為論漢以來上言有幾見于此
陰長蓬髮武夫也而對從者有斯人焉文帝不能見
何歟曰賈山祖父故廷尉王時博士弟子蓋家庭之
誨言文獻之漸濡豈謂先王受者之緒言矣謂秦亡
秦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言秦之失者未
有切於此也定明堂造太學脩先仁之道風行俗成
萬世之基定自孟子之後斯言變習一旦聞韶削之
音鳳皇之鳴焉謂上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廷其言

傳然可以起衰俗而救頹波雖豪傑之士能之乎雖
有唯陛下所掌之語聞人君自恣之語然片言未醇
不足以累大體也其後除錢今在五年之夏山復
上書諫而帝終不用史但云終不加罰以廣諫爭之
路而已山之才垂於賈誼其諫諍於龜錯帝以日食
之災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諫諍者而嘉言諫諍如
山者乃不見錄又何賢良直言之求乎嗚呼山為
於漢嬰與馬周之客於常何一也帝何能言馬周而
濯嬰故賢不能舉不足論也文帝受言而道賢不能
名唐太宗之用馬周豈君臣遇合之難歟山之稱詩
三十八

賈山書

曰漢時多士文王以寧篇為難於戰國危於秦三
漢猶未獲仲穆生自生申公事孟在楚韓國明母生
在齊帝能招延而咨訪焉則多士以寧之效庶幾周
之盛矣惜帝之不能為文王也士生於文王之後者
其不遇而勝數哉
賜民田租之率
或問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
一大集小梁寡乎什一大集小梁文帝賜民田租之
率不幾於籍道乎曰秦簡公七年初租禾田之有租
始見于此董仲舒謂秦除井田租二十倍於古

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則僉于周美漢初
故民多背本趨末曾謹說文帝使末技游食民
而後商賈於是開藉田以車耕又賜今年耒耜此二
年之詔也是變言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故民務農在
於實粟使人入粟於邊以要爵免罪雖食足支五歲
郡縣足支一歲於是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此十二
年之詔也明年除田之租我以積粟之多也文帝
詔賜今年半租末以為常法也考孝二年令民半出
田租三石此則以為常法矣然則郡縣屬國皆
太倉之陳充積粟積為不可食者民樂足亦三

儉而已彼高國以義為利末有不利於國也以利為
利末有不善於國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於
文景見之世和中國之初師旅未解用度不足乃
什一之稅是成六年軍士屯田種儲差積三十萬
一以備軍自孝景之後遂為定制也若年穀不登
則毋出田租郡國被災什四以上則毋出田租大旱
則勿收田租史不絕書此文中子所以稱漢制書美
於前人歟

虎賁衛夫口
曰書夫代上恩賜
賦之吏也而張

其原商賈之故在
君盛更以度乃口
未珍原王所以
成王作周官曰無
自戰國縱橫之士
崇法得君者之
仁者求木訪近
馳政使歸降權
易黃中進一
三言十五
成志厚豈易之
本六許易而
空廣相拘
傳實如此
多詐之公孫弘
道衰矣
人君用人之法
張

其原商賈之故在
君盛更以度乃口
未珍原王所以
成王作周官曰無
自戰國縱橫之士
崇法得君者之
仁者求木訪近
馳政使歸降權
易黃中進一
三言十五
成志厚豈易之
本六許易而
空廣相拘
傳實如此
多詐之公孫弘
道衰矣
人君用人之法
張

其原商賈之故在
君盛更以度乃口
未珍原王所以
成王作周官曰無
自戰國縱橫之士
崇法得君者之
仁者求木訪近
馳政使歸降權
易黃中進一
三言十五
成志厚豈易之
本六許易而
空廣相拘
傳實如此
多詐之公孫弘
道衰矣
人君用人之法
張

別錄云虞卿以春秋增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則蒼所
學者春秋所師者荀卿也漢初左氏傳出於家則蒼
之學不止律歷也明春秋之義以佐其君正綱常辨
名分決大事斷大疑經綸天下之大經豈以春秋為
繩墨則漢可以為帝王之治弘之於傳不過推漢為
水德推律調音以定法令程品而已而未嘗以春秋
之學施之政事淮南王長之罪蒼嘗議之而請論如
法之奏不能全兄弟之恩也肉刑之除蒼又議之而
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不能廣欽恤之仁也蒼自
秦時為柱下御史止於明習圖書計籍實主所謂大
計也

本問卷三

十五

臣特以簿書期會為大故者安能以聖人之道經
之相業哉其後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經臣下平漢相
是以聖經為司空城旦書也夫子制春秋以俟後聖
其終不行矣夫

周勃下廷尉

或曰絳侯有誅呂安劉氏之功文帝下之廷尉不以
議功少恕微薄太后之言亦曰殆哉或謂帝之繫絳
侯所以全之其然歟曰遇大臣以禮待功臣以恩未
聞係絳而困辱之也漢襲秦法君臣之際不以禮義
相接韓彭誅夷之慘鄭侯械繫之暴高帝不能改於

秦也至文帝習以為常帝之疑絳侯始於非杜稷臣
之對繼以率列侯之國之詔君臣之義已睽上下相
疑而彼甲持兵之事起雖張釋之為廷尉而獄吏之
貴自若此路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者也帝
因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然古者師友其目漢直以
徒隸視之景之於周亞夫武之於竇嬰元之於蕭望
之成之於王商哀之於王嘉摧折掉抑至而都而益
甚豈非高文詒誥之失歟或曰張釋之於犯蹕盜環
則爭之絳侯之繫不聞其抗奏也爭於小而爭於
大豈亦視以為常歟曰太史公謂積威約之勢自秦
未嘗赦文帝之失明絳侯之忠況廷尉乎曰漢襲
秦之罪大

本問卷三

十六

除盜鑄錢令

或曰除盜鑄之令以不能禁吳鄧不若不禁也曰只
王濬即山鑄錢尾大難制謂之不能禁可也鄧通一
輩巨賜以銅山使之自鑄是與人主分富貴之柄也
周官以取其幸此豈所當予歟亡日申屠嘉為相
檄召因折之如待奴隸何不可禁之有蓋文帝仁厚
欲省刑罰濫煩苛故除其禁非為吳鄧也自西漢

常周立國法有泉布之名有輕重之權民不得專其利也秦惠王二年初行錢始皇三十七年復行錢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文帝為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益以錢輕而多偽非嚴刑峻法所能止莫等更其制而得輕重之中弛其禁而省刑辟之繁是錯謂錢者除為實大變人其知之矣武帝更以鹿皮白金更以三銖赤仄不但吏民犯禁之多而大常不收亦仄者為城旦汝南太守不用赤仄為賦者為鬼薪則法令之密可見矣自造白金五銖後五歲一更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以是觀之文

書問卷三

廿七

帝除盜鑄之禁以紓天下之民豈不仁哉

賈誼上疏

或問賈誼言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新書分為七篇何歟曰下文公謂新書乃其藁草也又問可為流涕者二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一不載於簡何歟曰新書論足食勸農者是流涕之一而班史載之食貨志論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與足食勸農為二又問顏師古曰可為長太息者六至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呂氏公曰見於傳者有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目也其三可得聞歟

白新書言庶人上儲班史取為太息之一秦俗惡制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史取為太息之二言教太子是為太息之三言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等齊篇論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史削等齊不取而以銅布載於食貨志總而言之太息者六繁然可見矣昭帝通保傳傳今在大戴禮蓋以新書傳職保傳胎教容經四篇合為一朱文公謂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若議其言之要者今攷是篇有學禮有明堂之位有青史之記載於傳者其略也嘗觀誼之疏於禮義廉恥反復言

書問卷三

廿八

之曰商君遺禮義曰不知可禮義之節仁義之厚月東禮義指廉恥曰甚此言薄俗之未變也曰廉恥禮以治君子曰頑頓亡恥集詭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曰俱亡恥俱苟妄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曰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此言遇臣之有節也堯仲霸者之位誼誦法孔子者也而以堯氏四維皆其君蓋風俗根本實係乎此然禮義所該者廣廉恥所指者切未有不顧廉恥而能脩禮義者也論語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儒行曰砥厲廉隅此士之所以異乎凡民也戴天履地而為人誦詩讀書而為士而

禮義捐廉恥無以異乎秦之民亦可愧哉諺有經世之才所言皆漢之治體唯此四字可為學者之樂石而廉恥又立身之大節人之所以為人士之所以為士舍是則違禽獸不遠矣貴其耻舍車而徒君子喻於義也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小人喻於利也賈生有審取舍之說學者亦必審於斯

除秘祝

或問秘祝移過於下其秦所以亡乎曰湯誥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秦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違曰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此以民之

卷一

北

為己之過也湯改過不吝說命曰無恥過作非惟恐過之不知知而不改也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殷胎孔子以為知大道宋景公夢感之變不移於與民子章以為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秦禁誹謗誹言民怨而弗恤惡稔而弗聞李斯分過而秦之罪不人於李斯也祝官移過而秦之禍不移於秦巨也高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之惡不亦甚乎文帝之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古帝王之盛心也詩云自求多福又云求福不回文帝有焉祝官致故無有所祈謂歸福

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懼之可謂正辭而無愧矣其願命曰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可謂敬德而惟一矣武宣之後黜于祭祀何足

擊匈奴逐出塞即還

或曰文帝遣將擊匈奴逐出塞而還不壹大治之何與曰六月之雅薄伐獯貊至于大原言盡境而還之而已常武之雅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言振旅而歸武不可黷也帝即位之初將軍陳武等議及士民樂用和討以一封疆帝曰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養此

卷一

北

為功多矣且無議軍二十三年之間治外規秦不易於此匈奴入寇道遠嬰擊走之不窮追也單于遠書報以無負約不逆詐也募民徙邊而備御固積聚塞下而兵食豐先為自治之謀隱然安疆之勢張相如之長者無布之烈士並為將軍非生事要功者也逐之出塞亟命還師六月常武不專美矣然帝未嘗一日忘武事也馳射上林勞軍細柳戎兵之事不敢怠弛也知帝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封疆之臣不敢取也帝謂周宣得中策若文帝之待匈奴何哉

若秦之虐如在湯火中民之湯火也撥亂
反正莫過於春秋漢收之民得去大然
蒙更生涉湯之俗也太史公之言蓋不為過或曰匹
夫操天下存亡之權自勝廣始其然歟曰但徠石氏
三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秦傑伊尹
呂望不忍其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
伊尹呂望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起兵以
誅秦蓋秦傑矣夫是以聖人不敢侮於細言聖人不可以
亡未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民之命也昏君庸主以華養民以虐視民故民

古國卷三

世

之不知小民之為敵所畏者秦誅之徒之不知
秦傑之在則前不寧是古者主德言庶人語百王
諄道人徇于路以采詩無或敢伏小人之微言小人
惡法言汝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
鉞屠天下之口民深怨不宣之於口而書之
於心是以一發而不可禦春秋書無亡心昏耳目
秦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赤帝子

一說劉去怪神之事劉濤澤中斬蛇白帝子

知眭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
孫氏禪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厄會之象而不知
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為天子而
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皆
無益於事以是觀之數術之言驗於後者猶若此况
新垣平玉杯之詐已見其誅宜矣是以悼神聖人所
不語奇衰之術君子遠之

申屠嘉責鄧通

或問申屠嘉為相之威風折辱幸臣而幾殺之亦文
帝有以重其權歟曰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出入

正德元年補刊

世

監生易

起居固有不欽奄寺嬪御之政官中之次舍王宮之
士庶子皆領于冢宰之官此周公輔成王之法脩
身齊家清明純粹以為平天下之本大臣格心之學
莫先於此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丞相受制於中
車府令外內之踈昵不侔矣漢高帝近一宦者而大
臣不得見樊噲是以有排闥之諫文帝能使幸臣畏
宰相而朝廷肅然有泰山喬嶽之重申屠嘉可謂有
古大臣之節文帝不學周官暗與之合英主之所行
也逮景帝時內史錯貴幸而嘉自絀丞相之權始輕
周亞夫議徐盧等侯謂丞相議不可用而丞相遂無

權重武帝重中朝而輕外朝嚴助等與大臣執論而公孫弘數詆石慶請治近臣所忠乃受其過贖罪而丞相充位矣又其甚者王嘉奏董賢而不免於禍東都三公之權移於臺閣揚秉劾奏中常侍尚書召掾屬問以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對以申屠嘉詰責鄧通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於是尚書不能詰然而若秉之舉其職者鮮矣諸葛武侯謂官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出師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歟抑嘗謂文帝之明能斥鄧通而去之則通亦不至餓死惜帝不能遠倭人也

正德元年補刊

卷三

遺詔短喪

或問胡氏云短喪之詔謂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制是薄於君父自景帝始其論正矣漢之群臣於其親不行三年之服豈亦文帝為之歟曰翟方進後母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薛宣為丞相其弟脩待母服宣謂三年服少能行兄弟相駿是漢相不行三年之制也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建光中尚書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宜復建武故事陳忠上疏謂高

祖受命蕭何制制大臣有寧言之糾合於政憂之義建武初大臣不得告寧羣司營祿念私解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官豎不便忠奏遂寢是大臣之服正於高祖變於文帝建武又絕之安帝復行而又廢也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是刺史二千石下及中官皆不行三年之制也因文帝之顧命廢天下之通喪此非景帝之過歟或曰應劭汪文帝紀謂三十六日釋服正德元年補刊

各開卷三

州四

卷三

諸儒張東之破其說而元成論述廢漢以三十文
日易月亦有是說矣若人君之禮諸儒之議茲不偏
舉

以德化民

或問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歟曰堯舜謂紀無西
書之事然非無可書也叙傳所述已太宗穆穆允恭
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又曰我德如日民應如中
之躬行本於寬仁恭儉玄默清靜風行俗成庶幾於
勝殘去殺以帝之大資能興三代之禮樂復三代之
制度則教化浹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
三十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知聖王所以教民者也農不供貢貢不取聖言不
新館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輕於用
兵也太史公律書載且無議軍之詔繼以百姓無內
外之憂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萬萬
犬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天下新去湯火
人民繁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
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於
得德君子者邪通鑑雖不書而以德化民之實於
此可見矣刑以不殺為能矣以不取為功焉以不取
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縣民稱宗之仁也愚於

文帝亦云

通鑑答問卷第三

通鑑答問卷第三

卷之三

卅六

漢景帝

漢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仁為郎中令張敖為廷尉鼂錯為內史
或問錯仁歐三人皆東宮舊僚景帝初政母乃官及
秋昭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惓惓於端士正人其言
趙高之傳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為瑱罔聞于行
景帝在東宮其家令則中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
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敖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
者也文帝寬仁清靜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
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乎求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
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遂釀七國之變嘗觀擊
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為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
以隋刺得幸習與性成錯之戮也廷尉歐劾奏父
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
至於參夷之誅歐之折獄果於殺如此猶得以長者
名史稱其為吏未嘗言按人非虛美歟錯歐皆刑名
之學進為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熱斷忠厚之勝者
二人也帝以舊僚私之不得不追咎文帝詒謀之失
周仁為九卿入卧內雖於人無所毀不過倭幸之臣

答問四

圭

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之教康王
師傅則召公畢公也將習則呂伋王孫牟褒父禽父
熊繹也其有錯仁歐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言崇
禮悌去慘刻嚮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而
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疏何其異歟
曰天叙有典若臣有義長幼有叙聖人制禮為子有
道庶之辨為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
常棣之雅所為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僖
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它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
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
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
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葛藟之刺興矣景帝
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秦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
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之制度而
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
以命為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別嫌明
微而入則同輩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蕭相之戲
刺殺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僭生繼焉而
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謝吁其晚矣仁八明乎天理

答問四

圭

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
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
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葛藟之刺興矣景帝
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秦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
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之制度而
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
以命為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別嫌明
微而入則同輩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蕭相之戲
刺殺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僭生繼焉而
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謝吁其晚矣仁八明乎天理

駕友恭之義絕偏係之私宜兄宜弟可以教國人此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何足以知之

七國反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剗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大盛何歟曰易始乾卦次以屯曰利建侯其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安寧

答問卷四

三十一

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子封魯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秦孤立封王子弟上啓九國分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雖有天子盤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憂此諸侯大盛疆土踰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鼂錯為之不以漸何歟曰實生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分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二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鼂錯不深思熟慮斷割其地諸侯圍視而起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

之憂乎漢已敝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而魯之失夫諸侯尾大輔車相依豈無經遠之謀慮為破迷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儻能紓徐歲月相時而動用費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無少息之怨為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說武帝下推恩之令而侯國自析故轉安為危者錯也轉危為安者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漢之憂也支葉彫零本根不茂權歸于外成祚移于

答問卷四

四

賊莽以同姓之勢微也噫周不懲管蔡而晉衛之屏翰並誅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疏遠益甚觀中山之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為太尉時也其知大臣之職業歟曰三公職無不統況儲貳之重乎皇父卿士與表親比而太子宜咎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中生變向戌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產死大臣逢君之惡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敖叔孫通而蕭相國默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侯本兵柄而力爭

東宮之廢置不用其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通事
君不可則止榮以無罪無條侯固爭之善矣榮下吏
而死條侯不能諍又三年而後謝病不亦晚乎不獲
諍以全太子不蚤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
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刑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
侯皆不得免罪倫亂焉得為賢君哉輔相得人則
父子相保唐玄宗有張九錫德宗有李泌是也趙相
非人則天世為禍隋之楊素唐之李林甫是也皆條
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惠失為容者矣

鄧都察成爲中尉

答問四

五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趙主景
時鼂錯以刑深頗用術輔其賢而七國之亂廢然不
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鄧都察成之屬高后之侯封不
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鄧都察次之文帝時無有也
吏之寬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
刑則吏酷從上之好惡而已孝景以惡刑之資輔以弗
錯張敖之刑名錯爲御史大夫鄧都察成爲中尉公
卿罕吏之表也安得不胥倣而爲嚴酷乎當時漢廷
無儒者士唯董仲舒韓固而下惟議諫不得以經
術沃帝心與黃生手論湯武亦無補於虐政者指期

者法術所尚者懷刺變寬厚之國爲苛切之政古法
公族有罪猶不加刑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絕則鄧
都之爲也以其所受及其所不愛沉能無民以寬乎
國家忠厚內睦九族恩及行輩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也竊成進用而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
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玉與礪故太史
公於景紀不載詔令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豈有指

武帝

董仲舒對曰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答問四

七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或問太學庠序之制曰太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
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遠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
鄉有庠里有六遠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
者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
父師少師之義所教則五常五典也所學則六德六
行五禮六樂五節五取六書九數也士脩於家自塾
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
進之有漸士出於耕耨之農而工商不與故書
說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教長之節

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攸介攸止甫田
思古矣在城闕子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
衛之敬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見於王制發缺之
餘至于戰國游說之士馳駕於諸侯轉秦而漢士之
散於田橫陳豨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類
川洛陽二賈生言太學五學罔聞于行教化之為大
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即民
以禮五常之道唯及三者何歟曰學者學為仁誼禮
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
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失其本心違禽獸

答問四

七

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
誼則行已有耻而民興於誼教之以禮則倫紀正而
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末改刑名慘刻刀
筆苛察而不仁徇利苟得寡廉鮮耻而忘誼色父誼
母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
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
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彛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
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申公
鞅固為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
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

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歟意仲
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
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
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
禮謂之有方之士為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別於凡民
哉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為相無可言者乃罷奏罷異端
之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矣秦以苛刻亡六國

答問四

青

以談說亡漢興鼂錯張歐以刑名為公卿則申韓之
餘波猶橫派也蒯通朱建曹丘生駭辯抵牾則蘇張
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春秋一統之義以
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於是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丞相因上此奏非衛綰能
為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
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為
長史主父偃學從橫為齊相而巫蠱之禍成于江充
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君以所舉賢良言之莊助擢
為中大夫其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助孟孫秦之學也仲舒之醇儒與助並進而諸侯相之疎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舍秋實而取春華棄壯士而通檢人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實也

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

或問伐閩越救東甌太尉田蚡以為不可中大夫莊助詰之近臣之詰三公自此始然則蚡之言非歟曰帝於此舉有三失焉初即位而輕大臣一失也舍外廷之謀用近臣之議二失也姑銳於用兵終至於貽武三失也臣作股肱予違汝弼褒職有關山甫補之景帝丞相亞夫乃曰丞相議不可用武帝習聞其

卷四

九

事太尉蚡一言不合意遽曰太尉不足與計書云畏相中庸曰敬大臣帝即位之三載年未二十而待三公如此為大臣者阿意順指而已竊位苟容而已況敢格非開邪以道事君哉此帝之失一也古者宮正官伯統于冢宰僕御虎賁統于司馬內外之體一也文帝時丞相嘉得以折辱太中大夫鄧通相權猶重也武帝始以左右親信之臣與大臣辯論而大臣數誅蓋自五功之詰太尉蚡始其後公孫弘諫禁朔方而中大夫買臣難之弘又奏言督而侍中壽王難之迨至東都都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大臣充位有自末

矣此帝之失二也甲冑起戎說命有訓佳兵不祥老氏所戒文帝初政詔無議軍仁之至也帝始初清明不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薄海遐陬欲武震而澤威之一節發兵東甌內徙偏師策勲而擱然有征伐四夷之志日尋干戈生民彫耗始於是役使無末年之悔漢其殆哉此帝之失三也是故不敬大臣而與小臣謀不脩其德而勤民于遠人君之深戒也

上始為微行

或問人君之微行始於武帝歟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以白龍魚服有豫且之患趙武靈王詐為

卷四

十

使者入秦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吳趙皆列國之君然吳有從諫之善不敢縱逸也趙有畧地之謀非為淫樂也若貢為天子內有三朝五門之嚴外有千乘萬騎之衛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蹕張孤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尊帝王之威肅臣民之瞻也武帝以尚書為學弗監無逸之訓棄萬乘之貴從匹夫之游入南山而鄠杜令欲執之至柏谷而逆旅人將攻之而安景之不業視之如弁髦士梗一日耽樂危亡之幾問容髮幸而獲免亦曰殆哉昭令德以示子孫

猶荒墜厥緒成帝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宿衛之臣
執干戈而守空宮蓋自武帝啓之君猶天也所履者
天位所治者天職所臨者天民春秋書天王之居為
萬世法武帝弗克若天迷而能復僅克保身豈所以
詒厥孫謀哉

起上林苑

或問高帝時蕭何以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
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親御鞍馬馳射上
林然則上林秦之舊囿曰考之長安志秦舊苑也武
帝始廣開之西都賦謂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

卷四

上

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廣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
千乘萬騎關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
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闊侈可見矣昔者文王靈囿
與民偕樂文帝苑囿無所增益天下稱仁焉棄田以
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夏商所以亂亡也帝不務廣
德惟苑是崇取膏腴之地而奪農穡之業縱游畋之
樂而忘銜繫之危天生民立之君所以養民豈使之
冒于原獸肆于民上帝於是失君道矣蹈夏商之覆
轍而效慕唐虞之盛治不為秦昔幸也司馬相如諷
一勸百其能如祈招之詩以格非心乎

置五經博士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學而博士唯置五經何
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儒林傳
曰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
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
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其為
博士者孝文時申公韓嬰以詩孝景時轅固以詩胡
毋生董仲舒以春秋其未置博士者易書禮也武帝
所立楊何之易歐陽生之書后倉之禮也宣元之後
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春
秋有穀梁平帝又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
至于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
二有公羊之嚴顏而無穀梁此五經博士之大畧也
古者詩書禮樂以造士洙泗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制氏實公之所傳不立於學官河間獻王之所
集不施於朝廷王禹之說既微平當之議竟寢聖王
所以移風易俗者蕩滅廢壞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
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僅見于小戴記而十二
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
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

卷四

上

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聞斯可歎已帝策賢良謂虞韶周勺鐘鼓莞弦之聲未衰吁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帝未知樂之本也

田蚡為丞相

或曰穰侯顯秦國諸呂危劉氏厥監不遠武帝相實嬰又相田蚡豈右賢左戚之誼歟曰古之輔相疇谷而命選衆而舉野耕巖築疏而賢者不遺也周左召右親而賢者不廢也惟其公而已然真賢碩德固無間於親疏私昵偏恩多加厚於戚黨昔在周宣申伯以元舅襄賞厥後猶以申侯致禍况置相非其人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孝問

十一

乎此十月之交所以譏皇父也竇廣國有賢行孝文不私以為相為子孫萬世之法其慮遠矣孝景謂竇嬰沾沾自喜難以為相持重武帝改文景之家法而相嬰已非至公之選田蚡之驕侈不逮嬰遠甚其可以儀刑百揆乎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帝曰吾亦欲除吏請考土地益宅帝曰何不遂取武庫假之以權而折之以言失馭臣之道矣詩曰秉心宣猶考謹其相不謹於選用之初而制於驕溢之末不亦晚乎嬰既以灌夫誅蚡陰懷邪謀受淮南之賂幸免于戮相亦罔終咎將誰執嘗謂新莽之移漢祚原於武帝之

相嬰蚡外戚擅威福之柄未或不亡竇廣之車梁冀之禍何進之亂東都以是終焉晉之亡以賈謐後周之亡以楊堅唐幾亡於楊國忠後梁亡於趙張右晉亡於馮玉覆車相尋如出一軌吁漢文之不和廣國明矣哉

初令郡國舉孝廉

或問周鄉大夫興賢者即漢之舉孝廉歟曰古者使民興賢出長于鄉閭月書之族時書之黨歲書之州歲攷鄉三年而賓興察之詳而論之公士自脩於家而民自為鄉謀故選舉實而風俗厚其未仕者六行

七

六

孝問

十一

以孝為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為本漢制其放諸此乎孝悌之舉始於惠帝四年孝悌廉吏之賜帛見於文之十二年馮唐以孝著為郎由此選也武帝元光之舉孝廉自董仲舒後之元朔之議不舉孝為不教不察廉為不勝任則孝廉有重輕之別矣若王吉路溫舒蓋寬饒師丹龔勝鮑宣劉輔等俱以是進得人而試有左雄之奏其失也濟陰太守十餘人坐經舉河南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者宿見棄真偽不明此人弊非法弊也魏始除限年之制自晉至隋孝廉

與秀才皆策試唐貞觀六年諸州孝廉問以皇王政術太子問以孝經並不能答由是遂廢廣德元年楊綰請復古孝廉詔與明經進士兼行及建中元年而罷取士不考德行而一以文辭視兩漢猶不逮其能繼成周賓興之美乎夫為子必孝為士必廉秉彝之良心守身之大節一日不可渝也非曰割股廬墓敬車贏馬求名以邀利達也古之人事親如事天畏清議如畏天躬曾閔之行厲夷齊之操非曰待舉而後勸也在漢之世公論嚴於鄉黨風化行於邦國李陵墮家聲隴西士大夫以為愧實於事父以事君東

各問卷四

十五

郡門卒能言之陳陽句實無節不為州里所稱高陵本以千金法重自解印綬不孝不廉之人豈見容於時哉萬石君家之孝楚兩龔之潔三代遺風謫如也世衰道微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耻缺是不若烏之反哺豺之祭先豈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人有愧於物矣噫今其不古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河決濮陽記序

或問禹功萬世永賴太史公謂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何也曰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

五年河徙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成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砥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以鄰國為壑也王橫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噫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派潰溢遂為無窮之患重以決通隄防壅壞禹迹其失其不仁也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其後四十餘年又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歲始塞天子沈璧君臣負薪宣房之歌至今悲之自孝文至成帝河之決者七畝陽子

各問卷四

十六

有言治水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此程子謂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豈亦繫於天運歟

張湯趙禹定律令

或問張湯趙禹所定律令亦可攷其科條歟曰古者刑罰于無刑天討有罪非人也文王罔敢知非君也以欽恤之心行簡寬之法縣於象魏謫於州黨族閭日星之著明江河之易避也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晉鑄鼎仲尼非之竹刑作于鄒折而法益繁矣魏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更

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此秦漢律之大畧也商鞅有不告姦之罰蕭何因以為見知之條張湯趙禹又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禁罔寢審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杜周謂前王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蓋酷吏不師古始峻文深憲罔民而納之死秋荼凝脂之慘去秦無幾矣高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蕭何為

答問卷四

七

法講若畫一孝文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武帝不惟舊典時式始以佳兵繼以秉斂又繼以嚴刑取高文之法紛更之張湯厲刀筆之銑戕忠厚之脉聚斂嚴刑兼而有之小大之至不仁者也顏異微反辱而論以腹誅秦法無是也自昔好殺人者必及其身商鞅張湯可以監矣書曰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其武帝之謂乎

公孫弘對策

或問公孫弘學春秋言七十餘對策高第不能守經據古引君當道乃曲學阿世以取爵位年進而德退

何其慘歟曰在易艮之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節或隳於輿守或失於終艮止之至善篤厚於終而已君子於老戒之在得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公孫弘始也不合意而免歸再以賢良召辭謝不能固推而後出似非嗜進無耻者及待詔金馬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蓋以戒得之年懷患失之意變其初節始合者徒春秋之學所以明王道理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為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云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以道得民

答問卷四

十八

之謂儒特立獨行之謂儒自周公以太儒相天下孔孟道不得行漢興至六世弘始以儒得相儒之遇世如此其難也功烈如彼其卑也非儒之辱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為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夫弘以佞諛致斯位猶翰音之登天稊稗之有秋而學者為之風動明經志青紫稽古矜車馬慕人爵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啓之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太史公於弘之為相屢書不一書深歎夫儒效不白

於天下而文姦飾詐者爲經術之差也是時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進蹇蹇諤諤入朝見疾帝棄之如遺噫乎儒之名流芳不朽曲學之罪播惡無窮一時之用舍豈能掩百世之榮辱哉

徐樂上書曰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所以爲資也

或曰秦以民困下怨而亡俗之亂何與焉曰風俗國之元氣也國之存亡在風俗之微惡聖王之治天下本俗以安之禮俗以成之修其教不易其俗一道德

嘉靖七年

卷四

九

以同俗其移風易俗以樂其化民成俗以學修其孝悌忠信維以禮義廉耻士有常心民有定志殷之衰也遺俗猶存周之季也懷其舊俗此保國長世之本也秦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別父子之君重告訐之賞民俗日壞見利忘義幾同於禽獸至呂政而法令益苛詩書盡廢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秦之謂也大澤一呼豪傑響應綱常掃地淪胥以亡於是漢祖起焉縞素之師近於仁義過魯之祠庶幾禮樂十公之戮使不忠者懲樂布之赦使懷忠者勸迨及文景風流篤厚黎民醇厚七國之亂人心不

搖無土崩之憂風俗知義之效也嚴安亦少知治體者歟政亂於上俗清於下東都之祚猶恃以少延舍風俗而言政事不可謂善治是以居賢德善俗謂之君子同乎流俗謂之鄉愿可不謹哉

主父偃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或曰武帝英明之君而賂遺行於近臣何歟曰荀卿有言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無總于貨寶惟貨其古盤庚穆王之誥戒其殷周之衰乎秦以金間六國漢以金間楚濁俗漸染恬不知怪文帝號

嘉靖七年

卷四

十

爲清靜張武受金而加賞賜則舊臣可啗矣絳侯千金而書牘背則獄吏可賂矣矧武帝之多欲其能洗貪汙之風乎王恢行千金於田蚡是貨賂流於宰相也衛青奉五百金爲王夫人親壽是貨賂達於宮掖也相者民之表家者國之本而利克義焉此主父偃所以耆利而無所忌也偃爲齊相趙王告其受諸侯金由是赤其族象有齒而焚身其偃之謂乎張芸叟曰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字偃以金敗今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

遂乃暴於數千年之後今之人期於無人之境投於
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甚愚也哉斯事可以為千
載之鑒故錄而識之

諸侯推恩封弟子 咸朔方 徙豪桀於

或問分諸侯邑封子弟策朔方之城徙郡國豪桀於
茂陵三者皆主父偃之謀亦便於漢否曰偃臣
有疏料事情識權變而未知天下之長慮也帝王之
有天下不恃法以為治不恃險以為固不恃通而忘
遠曰懷德維宗子維城不曰枝葉彫落枝葉彫落孤主

各南卷

上

也曰無急無荒四夷來王不曰城池高深宇廣
也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曰重內輕外移民銷也
也武帝用偃之策封諸王子弟為列侯藩國分析也
尾大之勢可為漢之利然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本去
俱弱以成新都之謀其害大矣取河南地逐匈奴因
河為城有障塞之固可為漢之利然轉漕遠而民苦
府庫虛而國匱其害深矣并兼亂衆之民遷于陵邑
游俠之雄如解不免於徙亦可為漢之利然五方
雜錯風俗不純犯義侵禮不在外而在內其害亦不
小矣徙橫之計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武

之初黜蘇秦張儀之言今乃聽從橫之辭以謀國事
若汲長孺董仲舒不見庸也道義難合功利易售推
南衡山之誅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則張湯之為
也公孫弘諫策方策難之弘不得一則朱買
臣之為也偃亦湯買臣之流雖建議有一時之利亦
美取焉至於齊楚大族之徙關中始於劉敬非偃始
為此謀也意竊漢鼎者在外或不在同姓甚漢禍者
在女戎不在匈奴意賊盜者在姦臣不在姦民此
豈智計之士所能預防哉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本南卷

上

或曰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始曰孝文後二年申屠嘉為丞相封侯安侯非始弘也曰弘始以儒者得
相其後為相者皆以儒歟曰弘之後李泰泰青翟
周石慶公孫賀皆非儒也劉屈氂以宗室繼以四千
秋亦非儒也終帝之世儒相惟弘一人其後相克有
終者私慶千秋三人而已帝非不知正人可以不重廊
廟有德可以尊朝廷也好臣所教苟用易制有順無
救不拯其隨若弘可謂具臣矣秦誓曰人之有技冒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其弘
之謂乎薦董仲舒相膠西請徙汲黯為方內欲納

之必死之地幸茲謀之不售

為三矢史稱弘起客館開東

橫二賢若此其所謂賢者雖子希之學儒未嘗知儒

以之遺賢未嘗知賢上有好名之君下有釣名之臣

不獨弘也張湯號為推賢揚善而置狄山於死

疑為推轂士而進東郭威陽孔僅則命之所謂得人

可知矣或謂帝雖失於賢良之公孫弘猶得於不學

之霍光噫真儒不用而世之輕儒者以是語口儒置

果無益於國哉

汲黯曰大將軍有揖客

或問街青奮於如僕而能重揖客之汲黯公孫弘

乃不達焉何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

是懿德人所以貴於物者義理之心也好善好仁好

是正直是曰良心此心不存則惡人之所好奸人之

所惡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昔者子朱子於破斧之詩

謂破斧執轡者亦皆聖人之徒或以為疑朱子曰破

堅執轡有聖人之徒服儒衣冠有穿窬之徒蓋有激

云馬莊南王安於漢廷諸臣獨憚汲黯衛青其視公

孫丞相說之如發蒙振聵蓋畏黯以其直畏青以其

勇也青雖介冑武夫未嘗學問猶有好賢之誠心故

足以繫朝廷之輕重在唐有張萬福拜陽城曰朝廷

有直臣在宋有王德用開孔道韓平曰可惜亡一直

臣吁執謂介冑無人哉口先王而行市人涸瓦齊而

廉頗趙者亦竊儒之名斯可愧矣然則學者何以存

是非之良心曰明天理

為博士置弟子五十八

或問博士弟子助於此乎曰秦博士有諸生儒林傳

云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

選首蓋漢初已有之至是五經博士始置弟子以受

學焉太常所補功臣表太常張蒼居擇博士弟子故

以實是也郡國所舉子弟貢實應郡縣諸博士受

業濟南經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是也

設科射策補以官繇於是博士所授之徒有試用之

法而文學之士咸與其後蕭望之以今諸太常何武

皆博士受業唐生補生唐博士弟子選此其可稽述

增昭帝增弟子貢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數弟子

人成帝增貢三千人蓋五經博士之立發於董仲舒

弟子貢之置發於公孫弘所謂興太學也或謂以明

經開祿利之塗異乎為己之學然而五經有家法孟

喜以改師法不用秦恭以增師法見識刻故是不守

為繫說章句是通不為浮辭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事其師如事君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為訣也經無師士無學道誼微而風教薄漢儒可輕議哉或問太常臧其孔子之後歟曰通鑑元朔二年孔臧辭御史大夫乞為太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此孔叢子所載也以功臣表考之夢侯孔叢子記所云孔將軍居左者臧其子也不言孔子之後孔叢子之書先儒謂出於東漢似非關聖舊文公卿表元朔三年臧已免太常五年乃有此議當闕所疑

淮南衡山獄

或問公國邑封子弟諸侯之勢已弱曷為復有淮南衡山之謀曰利者國之螟螣也孟子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鬻故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邪臣必貪而貪者必邪淮南王安之謀始於太尉田蚡侍中莊助蚡以外戚位三公懷利而感其心語安以上無太子非王尚誰立者安厚遺之於是輕量大臣無所畏忌矣助為帷幄近臣與安交結受其賂遺衣冠之盜腹心之蠱而武帝不之察焉淮南首惡衡山合從二獄連引死者數萬貨利之流禍如此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明

答問卷

卷五

辨義利之間謂當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此清原正本之論杜漸防微之策也帝能深省斯言則必屬大臣以廉耻律近臣以節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同姓有維城盤石之固在豈有羔羊素絲之風豈至建武帝於葛藟之本根於戮數萬人若薤氏之蔓草哉大學以義為利此平天下之道惜帝之不早辨也李尋有云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蓋黯直諫守節志於為義弘持祿患失志於為利朝廷之輕重在義利之趨舍儻全武帝以仲舒為丞相黯為御史大夫立直木於四達之達自朝廷達于諸侯莫不壹於義折衝厭難勝於無形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得神馬為歌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或問及黯好直諫所諫之事有幾曰外施仁義之對一也廷詰公孫弘二也質責張湯三也言長安令無罪四也諫賈人當死者五也至於神馬為歌之事按本紀馬出渥洼水中在元鼎四年通鑑書於元狩三年蓋據禮樂志以黯傳言之渾邪王降後數月黯坐

先隱於田園者數年其辭之降在元狩二年故
附此事於三年然史記樂書又合大宛馬歌之
事載之以為中尉汲黯又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諱謗
聖制當族按黯為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居淮陽十
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大宛獲馬在太初四年黯卒
已六年弘先卒於元狩二年而黯未嘗為中尉事皆
差舛蓋樂書後人所續非史遷之筆也周頌唯言來
牟不及祥瑞況一馬之微於威德成功何取焉黯知
作樂之本矣乃若賢才將盡之諫蓋出漢武故事史
漢不書夫受言非難從諫為難武帝於黯之諫能受

卷四

二十七

而不能從不冠不見貌敬情跡越在外服十年不召
骨鯁之臣既去漢廷無人而言路幾塞矣詩曰我規
謀猶亦孔之邇

置鹽鐵官

或問武帝紀書初算商車初算縣錢初權酒酤與
秋初稅畝同所以志變法之始也置鹽鐵官不言初
何歟曰鹽鐵之稅始於齊之管仲計口食鹽計人用
鐵山海之利作備於此然戰國秦漢之際未盡龍以
官也太史公貨殖傳云犢頓用鹽蓋起邯鄲郭以
鐵冶成業卓氏趙人用鐵冶富程鄭亦治鑄宛孔氏

大鼓鑄魯曹邴氏以鐵冶起則富猶在民也文帝縱
民得鑄錢治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鄣通東而山而
國富刑清登我漢道未嘗開利孔為民罪悻也武帝
窮征遠討兵連費廣經常之賦不足而橫歛起焉漢
湯倡之東郭孔桑和之而鹽鐵之官掌於大農布於
郡國其利二十倍於古以地理志攷之鹽官三十有
六鐵官四十有九昭帝議罷之而不克行元帝嘗
之而又復置東都屬於郡縣章帝復收之和帝乃
縱民煮鑄入稅縣官至唐乾元而鹽鐵有使矣天下
有鹽之縣一百五有鐵之縣一百三皆多於漢時作

卷四

二十七

漢於貪收甚焉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勝恩謝侯類
利以剝民也禹貢青州之鹽梁州之鐵皆以為貢不
以為賦也在易泰其謙德之大者則曰不富以其鄰
小畜德之小者則曰富以其鄰若之近民所謂鄰也
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武帝
用聚斂之臣幹山海而歸於上其德之小者乎故文
帝得秦諫之有餘而成殷富之治武帝得小畜之不
足而裕虛耗之敝可以監矣

李廣衛青霍去病

或問李廣衛青霍去病三將孰優曰士不可以成敗

論也以成敗論士則公議廢矣廉頗以議棄李牧以
死而言良將者必稱頗牧千載之下懷懷有生氣
此公議之不可泯者也李廣山西宿將老不封侯而
豪傑歸之衛霍以后咸進功著沙幕而豪傑輕之太
史公列傳謂李將軍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之
哀於衛青則曰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於去病則曰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功可以幸而名
不可以幸而得爵位可以幸而致議取不可以幸
而免史筆之公即天理之正曹孟之不為管仲也平
勃之不如王陵也吾以是觀之雖然天將軍有傳
猶能敬賢也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猶能憂國忘家也
衛霍亦豈易得哉此長平冠軍之征伐法言所以有
有取歟

秋山議和親傳

或問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論議不能
相一也馬邑之謀韓安國與王恢異議不以為忤今
也秋山議和親死一障間不能少容何歟曰易既濟
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武帝擊匈奴
既克有功而用張湯違小人勿用之戒矣方其未
勝而懼猶能容韓安國之異議及其已勝而驕不能

卷之九

三十九

卷之九

三十九

三十九

容秋山之忠言君心之敬肆言路之通塞安危存亡
之幾也蒼海之置罷撤中國公孫弘爭之渾邪之降
從民貫馬以黜幸之自秋山之死漢廷無直諫之士
蓋數戰數勝志已盈而諫不入也齊桓服楚於召陵
而輔濤塗見執魏武得利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
珍取汴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為難國有大
議博士與有言責一謀不協實之邊障納之死地銷
阻士氣糜爛生民豈但一張湯之罪哉當武帝而言
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昭興而言和
是為忘憐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成不可以繫
也帝黜武諱言詔秦漢後繼秦亡而漢存以末年之
過爾若張湯者峻刑而殄民厚斂而殘民殺士而以
兵毒民三者伐國之斧折湯實燕之古所謂民賊也
太史公謂湯死而民不思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不
列于酷吏亦異乎史遷之直筆矣

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或問史記酷吏傳自郅都至杜周十人其八人出於
武帝之世而循吏無一焉何歟曰御衆以寬未聞而
猛也吏以治得民未聞用親也武帝以張湯為御史
大夫列於三公殺人多者為能吏相師成風仁厚之

漢書新矣太史公作傳上以為能者四人天子以為能者二人敢於殘虐謂之能則慈憐憫悌為不能猶良之吏豈復見於斯時乎夫好生惡殺天之心也蓋有慶不善有殃天之道也周陽由張湯義繼王溫舒滅宣皆殃及其身不仁之報其應如響帝能用其仲舒之言任德不任刑以天之心為心則福祿施于孫子豈至於后太子公主及孫皆受巫蠱之戮哉故曰為人君止於仁

少翁藥大公孫卿

或問僊之不可求也決矣武帝之英明而受欺於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八

士如嬰兒之未孩易耳自而不知何其愚哉曰帝之心藏於多欲其始也上嘉唐虞欲與堯舜比隆及其惑於方士乃與齊威宣燕昭秦皇同為一愚顧命五帝三王所未有之疆土所未臣之戎狄奄有率俾猶未為快盈府庫之財極土木之侈未足以適其意將與天地比壽長有四海之富乘雲馭氣與黃帝俱僊少翁藥大公孫卿之徒亦秦之虛生徐福也始皇不能得於前帝乃欲遇於後晝夜者死生之道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帝號為表章六經而不知之乎揚雄有

言吾聞伏犧伸農殲黃帝堯舜禹湯而死文王畢孔于魯城之北獨守愛其死非人之所及也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惜乎武帝之朝英傑如雲而楊雄谷永之言宋謬無聞也太史公作封禪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夜致寃鬼之貌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焉聞若有言萬歲云其夜若有光蓬萊諸神香將可得天其報德星云見大人跡云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天旱意若封乎皆為疑辭以見怪迂之說似是而非也終之曰其效可睹矣帝受百因而不得一真皆多欲累之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也僊能置及長孺於左右親懸格非以理制欲豈有不知天命之蔽哉祈天永命惟曰教德享國久長惟曰無逸若武帝及唐之玄宗祇以為萬古之殷監爾卜式為御史大夫

班固云實直則沒卜式式之於黜若是班乎曰黜也格帝之非式也中帝之欲猶美玉之與燕石也古者安富未嘗疾之文景節儉上下兼足武帝窮其侈費始剥下以益上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於是造皮幣鑄白金以困抑之筭軹車告緡錢以括取之卜式現其機指乃上書願輸家之

平以助邊又持錢以給使民此至巧倖者非實直也
公孫弘謂非人情不軌之臣斯言當矣富者實之母
也經年於根本仁人不為也富豪匿財而武欲輸
財彼此相形與利之臣斷章而起忿疾富民掄刈而
摧破之置均輸舉兼并乎食奇民皆吾赤子欲傾其
蓋藏聚之公上法嚴令密閭民而盡其財必使富者
皆貧而後止東郭孔桑豪紅縷歛是十武啓之也武
之利國者少利身者多既鈞享上之名又獵取高位
以芻牧之夫居台鼎之列志得意滿始有罷歸錫船
簞之諫章弘羊天乃雨之言導其原而遏其源培其
根而惡其實曾是以為實直乎噫汲黯不得在禁闥
卜式乃得為三公武帝知人之哲既有愧而作東者
限忠佞於一區亦可歎夫

卷問嘉

廿三

減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

或問武帝攘夷伏開土地所置初郡可悉數歟曰漢
初未定兩越唯有秦三十六郡武帝平兩越為九郡
平西南夷為七郡又久立零陵合為十七若偏泉武
威張掖敦煌朔方則以匈奴地置之樂浪臨屯玄菟
真番則以朝鮮地置之元朔置蒼海三年而罷此比
初郡也若古有訓無息無荒四夷來王而難任人盡夷

服德有餘而地不足西不盡派沙南不盡倚山東不
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有不盡之地者蓋聽四夷居
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武帝好大而多欲求神僊肆
巡遊其急荒之失甚矣慘刻之吏進列公卿諂諛之
臣競言謬妄其為任人也衆矣兵農累連平萬里而怨
已盈於黎庶武令行平四海而情不平於閭閻其未
也父子夫婦不相保胡越起於較下一家之內自為
敵讎而日尋干戈於窮髮之野季孫之憂不在顯吏
而在蕭牆伏之廣莫於晉為都所以兆申生之駭帝
豈未之思乎詩云爾土宇既章亦孔之厚矣豈非君

卷問老

廿四

才俾爾爾爾性百神爾主矣聖王之治始於脩身齊
家以克其德性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是以土宇之廣大可保也帝既以逸欲虧其
性末年務過遷善僅克有終否則秦之覆車可立俟
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

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或問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而漢
志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
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云此為甲
寅之歲一以為丁丑一以為甲寅爾雅曰大衍曆議

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開蒙攝格之
歲畢陳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春
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
不宜甲寅猶以日月五緯推得上元木星度故命曰
開蒙攝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以此攷之太初元年
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或曰大衍曆議又云考靈曜命
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今曆更申元後百
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無遺術也太初其甲寅元
之術歟曰緯書始於哀平間武帝時未有也或曰呂
氏謂太初之造史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

三十七

卷問卷

三十五

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歟曰班固作志載三統而
不載太初故其法無傳焉志謂冬至日月在建星賈
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建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
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
為宿不能不少異也落下闢謂後八百歲此歷差一
日然續漢志元和二年太初先天益遠百十丑至乙
酉一百八十九年而已差矣歷未有久而不差者差
則必改是以革之象曰治歷明時

李廣利代苑

或問武帝雄材大畧乃以一焉之玩與治苑之師何

其小歟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昔者西域獻
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又曰不實
物則遠人格是以孝文却千里馬而不受却疲民
武以求之平穆以八駿震以屈產晉以小駟楚以
馬好馬荒亂覆車相踵帝不是鑒而逞雄心勤遠
路所欲得者貳師城之馬勞師四歲屈力殫費無事
之民肝腦塗原野莫之卹也可謂殘民而貴畜矣帝
既獲宛馬作為詩歌薦之郊廟嗟然以為不世之雋
功視秉心塞淵之美衛思無邪之頌魯豈不惑乎威
後震于流沙而中國耗珍怪陳于闕庭而府庫虛

九十五

卷問卷

三十六

媒納于閑廐而卒乘缺其何功之有聖人之兵不得
已而用之雷霆之威時雨之澤也帝之伐宛其得已
而不已者歟匈奴之伐諫者猶有人貳師之役諫爭
茂聞故天下之治亂在言路之通塞

遣騎衣直指使者擊東方盜賊

或問武帝之法嚴矣而盜賊益繁法不足以弭盜歟
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帝也窮兵而聚斂聚斂而嚴
刑民蒿焉忘其樂生之心棄其身於盜賊非人性之
惡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而帝之心最
於多欲也臧武仲曰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而帝之所任者皆民賊也雖使
者擊斷於外斧鉞有盡而無窮其能禁民為非
乎古之善刑盜者上焉導以禮義之心次焉開其衣
食之原若湯湯止沸而薪之斯為下矣夫天
下有可責之吏無可責之民帝之用吏也進苛酷退
柔良先刻剝後牧養民窮而盜固其所也唐太宗與
群臣論止盜之法或請重法禁之太宗曰當去奢省
費輕淫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
用重法自是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大哉斯言實於備
表哀指之遺遠矣

初權酒賭

或問酒賭靡穀文帝有詔帝不監下成憲而作法於
貪何歟曰酒以成禮流則生禍大禹惡旨酒而致
狄易之未濟終以需首為戒鼻酒有諸後酒有官所
必正民德非以浚民財也其計用豐其具用禁惟
酒是懲匪貨利是殖也趙武靈王滅中山酤五日許
其群飲猶有節也漢律酤金文帝十六年始令
天下大酤景帝中三年以旱禁酤若雖酤則自武帝
始鹽鐵論云大夫以心計策國用參以酒權蓋桑弘
羊作是法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昭帝

始末六年罷之今民得以律占租成帝末翟方進復
奏賣酒酤之議王莽時義和引詩無酒酤我謂承平
之世酒酤在官論語酤酒不食謂當周衰亂酒酤在
民其飾經文茲至此於是開靈以釀後漢又罷之際
文帝復行之至唐德宗以助軍費遂為千載不易之
法開利源以壞民俗私羊實為之古有化民以德義
永開導民以淫泆也以是理財其可謂正辭禁非乎

罷方士 不復出軍

或曰夫子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武帝之悔過亦
可與秦穆並稱歟曰在易損益之象懲忿如摧山窒

秦穆之

欲如聖澤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君子所難
而人君能之此成湯之改過不吝也秦穆初敗於殽
遇而知悔悔而不能改彭衙再敗又有濟河之役春
秋書秦人伐晉以責之若武帝知神仙之虛誕而斥
方士之妄知征伐之勞費而罷輪臺之田於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實用其功舊德既更新德益宏又過於
秦穆矣文山中子稱其有志於道雖多欲橫放而本心
不泯其視開折拍之詩而獲沒於祗宮者可以無愧
人欲盡而天理還蓋庶幾於克己之學嘗讀登車于
臺自此待遠不足以為勇而末年之從義乃大勇也

霍光金日磾上言禁受遺詔輔少主

或曰司馬公謂武帝顧託得人其然乎曰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之昔者成王顧命太保奭畢公毛公皆三
公也居三公之位不足以託六尺之孤焉用相為哉
武帝之末田千秋為相而受遺則光日磾禁也無私
羊以御史大夫亦拜卧内而千秋不得預焉光日磾
之謹密可以託孤矣上官桀之庸瑣弘羊之桀克其
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用賢而以小人參焉亂之北
也燕蓋之謀杜欒幾危桀弘羊實為之便辟側媚之
目薰藉雜處明於此而闇於彼私意用之也其後宣
帝以史丹蕭望之周湛受遺正不惑邪漢業遂衰終
漢之世丞相為具臣權在將軍司馬莽以盜神器寄
梁以顯魁柄此武帝詒謀之失也是故百官總已以
視家宰必監于殷周成憲以輔後嗣漢家制度何取
焉

玉海卷四

光

通鑑卷五

凌儀王應麟伯厚甫

昭帝

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或問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孝昭祠鳳皇可謂知乎曰鳳皇在少皞只見于傳在舜載于書在成王詠于詩未聞以為瑞而夸耀之也漢史書鳳皇自孝昭始帝在位三年矣有星孛于東方未聞其戒懼也冬無冰未聞其銷弭上星又孛于西北未聞其脩省也黃鵠下建章而公卿上壽鳳皇集東海而遣使

卷五

律

往祠春秋書舊異而不書祥瑞帝豈未之知乎成王幼冲嗣服祈天永命惟敬敬德畏天以自儆非恃天以自矜也孝昭饗國纔十三年雖曰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而大臣無格心之業諸儒無陳善之助明者過于成王壽考乃不逮焉其責蓋有在矣故人君之進德人臣之輔治不可以無學

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賢良文學與公卿共議自此始歟曰公議之屈賢良文學之否泰繫焉公議達于上則為泰公議鬱于下則為否蓋與命衆乘至于庭無敢伏小人之攸箴

周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士傳言庶八謗皆有言責此聖王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漢之有議猶為近古自高帝十二年始詔諸侯王議其後丞相列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下及博士議郎皆得預議若賢良文學之士登進在庭與丞相御史辨難蓋自始元六年始孝昭初政所問者民之疾苦教化之要可謂知所先務矣當時民之疾苦莫甚於聚斂教化之要莫急於仁義賢良唐生文學萬生之徒六十餘人對以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漢朝公卿少知治體庶乎苑苛征以瘳民瘼開義

卷五

律

路以厚民俗而車丞相括囊持操桑大夫放利怙權謾言私說如枘鑿之難入佩劍之相笑雖罷榷酤以塞責而鹽鐵均輸之法未之有改千秋弘羊不足責也任是責者非霍將軍乎易之剝始於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弘羊剝下之蠹極矣小人剝廬誅戮及之以利為利害至大學之戒深矣賢良文學之言不行於始元而論議垂不朽誦之猶使人興起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故曰公議與天地相終始

大將軍霍光刑罰嚴

或問霍光輔少主不行廣大之政而務

學之蘇欽曰寬則得衆嚴刑非所以為治也武帝之

罔嘗密矣而姦執不勝守成之君方在冲孺當迪之

以仁厚不宜導之以刑罰蓋上官之誅有風雷而

無雨露一桑遷之通竄匿者以款除罪而廷尉少府

左馮翊皆坐重鑿杜延年奏記謂問者民頗言獄深

吏為峻詆則持刑之嚴可見矣伊尹誥太甲曰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之君

伊尹之任不以伊尹之心為心何以養君德壽國祚

乎昌邑之廢誅其重巨二百餘人光之技心若此所

以珍駭世也且光擢而安世延年抑以張湯杜周之

子歟二人寬和能蓋厥父之愆張杜有後霍氏

寬嚴之報時乃天道可不謹哉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

或問昌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夷齊之後一人而

已然則霍光非歟曰君臣之典叙於天萬世不可易

也伊尹放太甲而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

昌邑君子亦曰有霍光之志則可無伊霍之志則視

君不如奕棋者肆其罔極君臣之大倫斁矣光以大

義黜昏立明公於天下非私意也忠於社稷無邪心

也延年猶言其罪而朝廷加肅大將軍之威屈於一

御史立萬世名義之大閑亦夷齊記馬之心焉權臣

反易六明若魏司馬師廢齊王吳孫綏廢會稽王益

以光為口實而范曄桓昇中死無貳正君臣之分以

明春秋之法亂臣弑子庶有懼乎以此坊民王彪之

於海西之廢乃取霍光傳定禮儀以黨賊溫聞整肅

之風亦少愧哉少隨程氏曰延年艾羅紉為昌邑王

賀妻生子女持轡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然此

不足以疵延年也延年之弟彭祖傳春秋延年為古

人之所難其謹聞聖經之義歟

蔡義為丞相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選天下之望自大將軍

持國柄丞相取充佐由千秋謹厚自守猶曰武帝

命也繼以王訢錄錄無聞若楊敞蔡義皆給事大將

軍莫府者相手相手論合苟容而已乎曰漢相之輕

久矣權在近臣則公孫弘矣其詰難權在九卿則石

慶無所關決公孫賀海內不受印綬全身免矣若鮮

吳鼎足之折良非之何有乎經綸之業霍氏之盛

本阿在手百官事其奴隸視丞相亡如也論相人主

之職而為大將軍之私臣訢故義之徒如脂如韋如

河中木凡東而徒曰易制云爾其後官者弄權則
如雲成如衡外政擅國則如禹如先竊相之名借負
尸祿紀綱之壞威福之移曰非我責也漢以是亂亡
追及東都鄙夫患失師師非度鄧彪之附竇胡廣之
溺梁捧土揭木實諸百官之上不耻也其失在將相
之權分噫三代政出於一而將即相之任兩漢政出
於二而相為將之役以霍光之忠猶不免於專亦可
歎夫

宣帝

大將軍光猶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三六四

卷五

五

或曰光之歸政其有明農之志歟帝之謙讓其有以
無困我之誠歟曰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
亡此大臣事君之法也霍光果斷而無舍客遺選
速而昵朋比非決於退者也廢置立宣可謂馮河之
勇吏民當見霍索挾持蕭望之不從遂棄不用包荒
之量安在儒生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辭之其能不選
遺乎子及兄孫為中郎將領胡越兵兩增為東西宮
衛尉兵柄萃於一家謂之朋亡可乎光果欲歸政鑒
漢侯之覆轍追子房之高風雖推遠勢翻然引去子
孫雖咸悉解宿衛庶可免於陰威元陽之疑而光不

能也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或曰久向不能善今也
謙讓不受以優禮之諸事開台以尊崇之帝之疑忌
益甚矣者權以養威邪謀以速禍此光所以墜厥宗
也然帝亦有過焉鄭莊長叔段之惡祭仲言之不德
公子呂子封言之不納帝亦祭霍氏之驕張敞言之
不納徐福言之不納非愛之也梅子真云自霍光之
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嘗謂光為不智
宣帝為不仁

夏侯勝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

樂

三六八

卷五

六

或問廟樂之制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一而已始
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漢高帝為太祖若周之
后稷孝文為太宗若周之文王孝宣又尊孝武為世
宗若周之武王其樂舞則高廟曰武德孝文廟曰昭
德孝武廟曰盛德此其制也然則夏侯勝何以謂武
帝無德澤於民曰宗必有德武帝却或狄開疆宇而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故曰無德澤也漢法雖嚴而昌
言謹論之臣諫諍不可奪勝可謂直矣自唐而後繼
體之君未有不稱宗不以德也增七廟為九廟而親
盡迭毀之禮廢諸儒之議豈有知勝者乎前輩謂宣

帝時有大議論三嚴延年以不道劾大將軍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所不能及我思古人誰其嗣之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

或曰魏相陳春秋世卿之戒欲損奪霍氏之權其慮遠矣乃因許伯奏封事何歟曰在易之始一陰始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能制羸豕蹢躅之手聖人是以有繫于金柅之戒魏相學易者也柄臣之業未除外戚之萌將長正學以言何患不從昔商鞅因景監而趙衰寒心以相之賢而詭遇求獲其能引君當道乎

卷五

七

既因許伯奏封事復因之白去副封及上書諫擊匈奴又曰頃與平昌樂昌平恩侯詳議急於行其言而不由其道遇主于巷而明夷入于左腹異日之憂方大也漢之禍成於外戚誰生厲階非相之責歟孔孟濟時之志切矣謂媚寵獲罪於天枉尺直尋不可為差進以正可以正邦若相之所行可謂正乎宣帝號為樞機周密而威福之柄潛移於外戚許伯白使弟辟監護太子家帝聞蹠廣之對而相謝以非臣等所能及則相不敢違許伯矣黃霸為相薦史高可太尉詔責以越職則霸亦欲附史高矣戚黨重而相權

履霜於宮堅冰於成非一朝一夕之故魏相不能救其源劉向梅福猶欲遏其流何異一簣之障江河哉

五日一聽事

或曰五日一聽事昉於此歟曰官師氏注云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司士注云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立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一日二日萬幾不可斯湏怠也古者時爽不顯坐以待旦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繫秦案盛不敢一息自暇自逸五日一見公卿其不曠天工違時幾乎此漢制之不如古也自武帝游宴後庭諸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迨宣帝時中書令僕弘恭石顯始用事公卿之進見益疏奄寺之委任益親自是賢臣遠而近習熾傳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蕭周困於弘石豈非宣帝開基之失歟屬精為治若可喜也昏極靡共君子懼焉戚宦締黨以陷正人歟後宦官退而外戚專漢之亡也忽焉泰之九三有艱貞之戒魏相言易陰陽亦知平陂往復之機乎是故以日視朝親君子之時多親近習之時少世道可常泰也

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或曰吏治必久而後成歟曰文中子見牧守履易謂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蓋自秦罷侯置守漢興郡國參錯重參相齊九年由叔守漢中十餘年二千石長吏安喧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武帝時司隸部刺史察劾漸苛然汲黯治淮陽猶十歲宣帝懲數易之弊張敞為京兆尹歲黃霸為潁川八年龔遂為渤海數年王成以異等賜爵增秩朱邑以治行入為列卿蕭望之自平昭帝

卷同五

九

原為少府掾試三輔趙廣漢於京兆尹翁歸於扶風韓延壽於潁川滿歲然後為真其良民吏有章勳重留中會赦壹解有尊重難危之勢無威權素養之憂惟吏傳六人其四人在宣帝之世斯久任之效也不寧惟是魏相為丞相九年丙吉為御史大夫八年任三公如此其久杜延年為太僕十五年于定國為廷尉十七年九卿如此其久是以綜核名實考試功

能皆得以盡其才稱其職矧郡國守相豈有軍辭轉易送迎煩費者哉子產為政三年而民誦子路冉有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足民速成不若美哉若道無以

易此

置廷尉平

或曰路溫舒傳宣帝初即位上書言尚德緩刑通鑑載於地節三年何歟曰溫舒之書曰初登至尊蓋在即位之初刑法志云宣帝即位溫舒上疏上深愍焉下詔置廷平帝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故通鑑載溫舒上書於是年也或曰志云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攷之百官表于定國地節元年為廷尉非置廷平之年也黃霸傳云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通鑑載於本紀

卷同五

十

元年皆與志異何歟曰定國為廷尉已三年霸為正不為平此志之誤也曰志云孝武禁罔寢密宣帝自任問關知其若此黃霸傳云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幼霍光秉政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然則秦有十失其一尚存非獨武帝之過亦霍光之過歟曰政有因有革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繩下益峻不可謂知時務之要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澤漸焉志謂獄刑號為平矣號云者名然而實不也霍

光不務德教而務刑罰既失於前重以魏相之嚴議
趙廣漢之誅相實為之能稱上意不能正君心大臣
輔德之責未盡乃取文王之罔攸兼者而躬聽之此
鄭昌所謂理其末也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為詩書帝
之治體可見精神雖強元氣已索不待優游不斷之
主而漢業之衰已兆矣然則正其本當何如曰臨下
以簡御眾以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謂能省刑本
鄭昌乃以刪定律令為先抑末矣

減天下鹽賈

或曰鹽賈之貴其始於東郭孔桑歟曰管子海王之

三十四

本南作

上

篇計口貳鹽渠展之莫得成金萬斤景公設所鹽之
守燕有遼東之煮非始於漢也漢膠東魯國食鹽取
給鄰郡猶未竭利盡取也東南負海之郡唯會稽之
海鹽置官猶有遺利在民也至是減其賈以便民食
其後平當言勅海鹽池且勿禁以救民急猶以郵民
為先不顯於裕國也漢之鹽賈史策不書唐天寶至
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加百錢貞元四年
江淮斗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兩
池斗為錢三百七十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有以穀
數斗易鹽一升順宗減江淮鹽價斗二百五十河中

兩池斗錢三百然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其法視漢益
繁矣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周官鹽人所掌共祭
祀賓客膳羞而已無與於民食也漢文之苑山澤不
得見地節之詔其有仁民之心乎

宋時議鳳皇

或曰元康元年之詔始言嘉瑞帝之驕色見矣宋時
議鳳皇未至京師不足美其至也可以為美歟曰自
疇之貶箴諫塞而諛悅勝爭言祥瑞以中其欲鳳皇
下郡國凡五十餘所集京師者二集長樂宮東闕者
一非果有德以致之也帝號為核名實黃霸議以騶
正德二年補刊卷問卷五十二

正德二年補刊

卷問卷五

十二

第卷

雀為神雀無異野鳥之為鸞上之所好敗偽從之類
川之鳳蓋可知矣樂緯云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
孽者四章帝末鳳皇百四十九見何敞以為羽孽然
則耀異物以文太平直臣之所懼何足美哉動色於
小康拂耳於忠告儆戒無虞寅畏自度之言蔑聞也
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此豈諫臣之職乎
蕭望之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亦坐左遷是以災異
為譴也奏水旱風雨之變一魏相而止耳夫瑞不干
物于其人蓋寬饒不容二疏王吉引去鴻鵠高翔遠
翥羅於九霄之表鳳兮鳳兮其肯降德輝而下來乎

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或曰趙充國謂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置屬國以處降羌一時之利後世之害段熲曰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始服終叛至今為鯁西羌之患橫流於東漢至晉而滔天矣充國徙羌其可為後法乎曰以地理志攷之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始置今蘭會湟鄯河州積石軍之地自武帝西逐諸羌渡河湟築令居塞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北謂之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置都尉以主降者然羌之為患非自屬國始也自王莽末西羌寇邊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建武中隴西太守馬援破先零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擊滇吾降之徙置三輔時建都河洛關中空虛於是羌虜始熾陸梁涼雍蹂躪涇隴來如風雨去如絕弦段熲奮熊羆之勇殄殲無遺育寇難畧定漢祚亦衰西晉之亂姚氏以羌種居扶風遂與胡羯並據中華其失自東漢徙於三輔始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為非又謂得之於屯田失之於屬國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為充國辯

蓋寬饒奏封事

或曰寬饒之直似汲黯孝武能容黯而孝宣不容寬饒何歟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忠諫之士不難於萬乘之君而難於惟闇之臣劉陶死於漢孟昭圖死於唐皆庸闇之主也孝宣之英明而仇直言幾正士無異於庸闇寬饒非忤孝宣也忤恭顯也二豎以明習法令典樞機駁駁竊福威之柄寬饒刑餘周召法律詩書之語切中膏肓二豎所深忌執金吾之議朋姦迷國者也寬饒既不免而殺蕭望之張猛京房之兆已形矣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二疏王吉見幾而作懼昏掾之禍也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昭令德以示子孫孝宣學毅梁春秋而違不近刑人之戒自謂雜霸道而齊桓寵之失躬自蹈之宣所以垂裕後昆乎戰國之維之說謂使辟左右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刑餘之在斯日月之光者歟太玄曰月闕其搏不如開曰明始退也孝宣之治如旣望之月其明猶在相位而無正君之學惜哉丙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上稱嘉穀

或曰丙吉薦延年定國可謂知人矣萬年貽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丙吉病中二年石
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
歸然則吉悅萬年之佞而薦之焉得為知人曰孔子
云遠佞人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魏勃之婦門而曹參
賢之張湯之造請不避寒暑而公孫弘稱之躁競者
入青雲恬靖者委泥塗風俗日壞世道益以汙濁故
佞人之惑與鄭聲同非剛明之賢孰能遠之蓋司隸
無許史之屬則罹大戮陳萬年有許史之援則刑三
公孝宣之政大畧可睹丙吉號為賢相猶愛巧媚而

卷五

十五

樂趨附若蕭望之以禮節倨慢之憾不能如祁奚之
稱解狐也吉尚得為知人乎哉唐張九齡亦名相也
喜蕭誠之軟美而憚嚴挺之之苦勁况不如九齡者
乎堯舜畏巧言難任人周公戒成王勿以儉人懼其
易溺也陳萬年諂丙吉而竊高位垂沒又以教其子
是佞人之根滋蔓無窮末流波蕩為孔光之諂董璜
王莽而漢鼎遂移故曰佞人殆

匈奴款塞請朝

或曰荀悅謂蕭望之之議儲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
也然則丞相御史之議是歟曰春秋公會戎于潛胡

文定公傳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
者王道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其策不
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其禮不可行
也以羗胡而居塞內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荀
悅之論合乎春秋矣或曰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龍
駕帝服鳴鑼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羣子朔易
無復匹馬之蹤漢之極盛也時王政君已在太子宮
是歲成帝生漢之亡始於此其消息盈虛之運歟曰
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大傳曰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故盛之極衰之萌

卷五

十五

也後戒無虞聖人謹焉齊桓公七年始會諸侯于
葵丘十四年陳完自陳來奔襄齊者已在齊矣渭橋之
講人皆以為漢喜甲館畫堂實北新都可不懼哉孟
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晉范文子欲釋楚以為外懼蕭魚之會魏絳有居安
思危之規漢廷無直言骨鯁之臣玩其所喜忽其所
懼漢之憂不在匈奴而在宮闈不知苞桑之戒故也
大過受之以坎既濟終於未濟作易者其知幾乎

元帝

貢禹為諫大夫言節儉

或曰文帝以節儉而昌元帝以節儉而衰儉不足尚
歟曰君道有要辨君子小人而已甚矣元帝之似唐
文宗也劉蕡對策曰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
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
究曰穉黎元日困者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
也蕡之言所以規文宗也元帝所以失操柄者史高
秉政於外恭顯竊權於中賊宦締從讒邪用事此宣
帝授任之失國柄不歸於忠賢元帝不知君子小人
之辨善善不能保而君子之道消惡惡不能去而小
人之道長細行之脩飾庶事之紛更何取焉君德剛

平海卷五

十七

則明柔則闇史謂元帝優游不斷割更生亦云持不
斷之意者開辟枉之門所謂不斷者史高恭顯如山
之難拔也殺望之猛獸堪更生何其果斷也當斷不
斷不當斷而斷同歸于亂無剛明之資有柔闇之累
焉往而不悖哉司馬公譏貢禹不能責難補短禹也
患失之鄙夫也石顯既殺望之恐學士嬖己乃致意
於禹深自結納自九卿至御史大夫顯之薦也主瘠
環為無義無命使刑臣禮於士臧堅着之禹比之匪
人名節掃地食策一時遺臭千載尚何望其責難哉
宋璟不與思勗交言李鄘取為承璫薦引視貢禹

黃土也

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或曰文帝初立明習國家事朝而問丞相一歲決獄
幾何元帝乃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何其闇歟曰古
之教太子必講明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體用一貫本末一理始於格物致知非尋章摘句而
已漢世精翼亡具智囊為家今所親非端士博望延
賓客所習非正道元帝之傳可稱者疏廣受蕭望之
三人十二通論語孝經又七年授論語禮服非不好
儒也而君道改體未之講也柔仁之性發強不足善

黃土也

宋璟

十七

李

忘之疾神采益昏王褒等之虞仲卿夕讀論奇文未
嘗積思經訓也喜甘泉洞簫頌不過瑣案小技未嘗
屬耳規諫也宣帝家庭訓告謂俗儒不達時宜未嘗
選真儒以開導其主也一旦嗣服忠良餘邪雜糅
混殷冥然莫知所寄聞寺弄權玩之掌股周公戒成
王曰其勿誤于燕獄刑大臣之受辱其可誤哉然豈
獨元帝之過旁中修音啓迪後人此非宣帝之責乎
望之堪更生同心輔政素願誣為朋黨蔡之免之視
如草芥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自古小人之害君
子未聞加以朋黨之名也為此說自恭顯始善類盡

去人主孤立一言喪邦之義疏禍自漢迄唐空其國
無君子論胥以亡朋黨之說實啓之隱非乾剛夫決
孰能扶正論破蔽言哉

蕭望之

或問蕭望之知元帝不可與有為而輔之不能去邪
臣而受其禍其失焉在曰晉文公問胥臣欲使陽處
父薄太子謹胥臣曰是在謹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
則可濟若有違質將不入其行善之為春秋書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傳曰君厲言也上則下聞下聞
則上變且聞且變無以相導天陽處父之剛而使之

三

卷五

上

傳太子其後言中軍易帥而襄公弒之屬父所以召
殘賊之禍春秋書襄公殺之失身害成君臣皆有責
焉望之剛似處父免御史大夫為太子傳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太子名為好儒而絲竹鼓琴之好已蕩其
心矣嘗聞大道至論以變其氣質柔不能強愚不能
明也望之有愧於辟庸之見幾矣作其即位無能改
於其德未知臧否未別忠邪而遽白罷中書官官謀
疎機淺以蹈慶父之禍帝於召致廷尉猶不省望之
子俊乃上書訟前事古之人量而後入信而後諫納
約自牖因其明而導之也不明者可與言哉望之既

解印綬蓋亦始於高舉待君之一寤也刑餘為周召
自宣帝時典樞機其植根固大臣充位已久欲亟圖
之難矣在易之豫以九四剛陽之臣承六五柔弱之
君是為危疑之地聖人處之之道曰勿疑朋盍誓惟
至誠求助而已望之使子上書非誠也同心惟堪更
生二人其助寡矣焉能有濟乎雖然望之正色立於
朝不與邪臣並處庶幾古大臣之節矣

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貢以職事

或曰元帝之世政在中書官官丞相具目也言者以
災害歸咎大臣何歟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

三

卷五

上

得其職當去其位居其位不當譏其責子定國為相
九年矣脂韋苟容於史高恭顯之間而傳之死忠賢
之逐無所諫正陰陽錯謬繁庶流離非大臣之責而
誰責乎然而典樞機之臣公議全漏禍威在手既君
若委裘帝不之責而獨以詔條責大臣何明於此而
闇於彼乎定國受責而不知退及春霜夏寒日青無
光復以詔條責而後自劾不亦晚乎蓋石頭以定國
易制使之尸相位當時奄寺之勢如燎方揚惟頓項無
耻可以久居鼎軸之任不得已而去安車駟馬寵光
赫奕以為臣之勸信乎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禍

也定國為廷尉趙蓋韓楊之死不能如張釋之守法
力爭其患失有素相業不競於斯見矣雖然成敗之
隨可去過涉之凶无咎為定國而幸未若為蕭望之
而不幸也定國如石慶望之如汲黯漢相若慶定國
雖累千百無繫於治亂若黯望之皆社稷之衛風節
凜凜千載有生氣彼相何足數哉

諸葛豐賈捐

或曰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又上書告堪猛罪
賈捐之數短石顯又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何其無特
操歟曰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諸葛豐以之孟子曰

各明其五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賈捐之以之蓋剛必養之
以學才必持之以德豐名為特立剛直効外屬詩章
似不畏彊禦然於堪猛昔譽今毀則失其操守矣捐
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棄珠厓有乃祖餘風然於石
顯作法作賢則沒於權利矣豐之過小捐之之過大
當斯時也邪王維縉忠諫並進二臣以好惡之私或
是非之實厥罪惟鉤是故君子小人之分為君為臣
皆不可以不明辨在楚則烏可鵠矣在秦則鹿可馬
矣真偽未易覈也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
毀譽者之刑惟至明而已堪猛之忠石顯之邪不待

明者而後知二臣反易白黑讜讜其君元帝心昏耳
目塞退堪猛若墜之淵石顯終其身不去以忠為邪
以邪為忠日中見沫明夷入于左腹未之或知也虞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舉十六相去四凶天命天
討之公也元帝若能知是雖百豐捐之其能蔽乎

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

或問中書樞機之任尚書喉舌之官漢皆用官者何
以清治原通下情歟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董子曰
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官名不正
則萬事不得其正君心不正而能正朝廷百官者未

嘉靖庚戌年

卷五

廿

之有也古者天子左右之臣罔匪吉士不以儉人間
之閹寺統于家宰奄之位止於上士內臣不敢撓外
朝私昵不敢干公議此聖王所以紀綱正而天下定
也自漢武游宴內庭始命官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
謁者置令僕射宣帝時恭顯因以擅權中書在周為
內史尚書在虞為納言其職至重而漢之用人至輕
以閹閹埽除之隸餼弄朝綱賊害諫輔威柄旁落而
不悟危亂已形而不知至元帝極矣周堪領尚書事
古之常伯也乃因石顯奏事堪默然不去固未識行
藏之誼然武宣之蔽化未改太阿之倒持難收堪亦

末如之何蕭望之猶不能正况堪乎自時歿後官職益紊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更用士人東漢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尚書為政本矣中書自成帝改為中謂者令魏曰中書監令權寵翕赫而政自中書出矣逮唐則中書尚書兩令並為上相原其建官之初皆漢宦者為之名之不正莫甚焉元魏侍中最重而政在門下其後列為三省雖然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必自正君心始

京房

或曰京房學易而不知浚恒貞凶之戒其未達易之

正德二年補刊

卷五

二十

第

理欽曰邵子有言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然無迹又曰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宦官之用事在宣帝時為一陰之垢當防而不防至元帝時為五陰之剥小人長君子消不利有攸往而京房猶欲救之房之學長於易之災變得其數而不明其理一旦欲去望之堪猛所不能去之疾其始召見也奏考功課吏法可以遏惡揚善否乎不量其君之不明而求其說之必行且石顯氣燄已成生殺在手視元帝之庸闇如木偶在偃仰之堂

握雲霓來御日月無光猶日蒙氣之不祥何見之晚也元帝謂臨亂之君賢其臣本心之明未泯謂房曰已論非不知其姦也顯入左腹益深房以過涉滅頂何歎曰帝非不欲去顯也不可去也陰凝冰堅於深黨威如穴墮之狐不可灌傳咽之嚙不可割不防之於未然至是難復制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漏言於傾巧之張博而外交淮陽其能免正先之既乎聖賢非無暇時行道之心舍之則藏不遇則去在遇則不利貞不能大正也在晉則罔乎裕无咎不求必信也房疾而欲大正之罔乎而不寬裕自守焉得為

知易

匡衡

或曰而漢諸儒自董仲舒之後唯匡衡之言純正溫雅然而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與張禹孔光無異何歎曰脩辭立其誠聽其言而觀其行辭與誠一言與行一謂之君子董仲舒所以度越諸子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匡衡因吏高之薦而登於朝觀遠臣以其所主始進不以正疎飾經術溢于文辭不足觀已衡雖善說詩其視轅固申公之守儒猶荃茅之珠也衡之言曰治天下者審所上又曰治性之道必

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皆儒者之至論若別
白忠邪無片言之及元帝之失在於無斷亦不切刺
箴儆以格其非傳謂畏石顯不敢失其意主尊勅以
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則焉用彼相
乎噫木彊之絳侯能折諸呂之難少文之王陵能守
白馬之約無術學之申屠嘉能摧抑弄臣之慢若儒
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衛禹光之徒
口道先王語以媒爵位為具臣為盜儒是經自經人
自人學問議論與操履判然為二物也漢之政始自
官者出終自外戚出安得真儒而用之哉

春問卷五

寺五

通鑑卷第五